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六十五編

歷史小說

卷上

盧宮秘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歷史
 盧宮祕史卷上

第一章

咄咄怪事！咄咄怪事！！以一庸庸碌碌之人。名不出里閭。功不建尺寸。一旦非常之富貴。逼人而來。風霆雷雨。變化萬千。一躍躋九五貴。稱南面王。匪醉匪夢。匪真匪假。匪病狂。匪演劇。皇皇赫赫。居然擁冕而爲一國之帝王。嗚呼噫嘻。世界庸有此怪事乎。有之。則殆自羅濤爾夫始。

予何人。予卽羅濤爾夫是。予姓蘭生狄爾。蘭氏爲英倫望族。盛名傳播。垂數百年。予兄勞勃德。襲先人蔭。爲褒斯登伯爵。予嫂薇孃。美且賢。奩資尤富。舉國皆豔稱之。予雖爲蘭氏次子。然遺產所入。頗足資溫飽。惟予性疎放。好游蕩。頗蔑荒嬉。初無功名富貴之思想。自謂此生。且以遨遊老矣。不圖以偶爾之遭。入盧烈達尼亞（普魯士之國名）之國境。而登哀爾甫褒氏（卽盧國王室之姓）之王庭。一鳴驚人。南面而居王位者。且數閱月。吁。予以英倫一紈袴子。支離兀突。倏變而爲他國

之名王。不可謂非生平一大奇遇矣。

今欲述予生平之奇遇。則不得不先述予家一暗昧之歷史。欲述予家暗昧之歷史。則不得不先述予與予嫂一家常之談判。然余於未敘此談判以前。尤必先敘予兄弟之性情及形質。

予兄勞勃德。性謹飭。日夕孜孜。力學不倦。生平嘗著書二。一曰褒斯登政論。一曰政治學者筆記。之二書者。並皆蜚聲政界。爲當世所推崇。余兄因是得於政界上。佔一重要之地位。筮仕以後。夙夜從公。將事惟謹。誠無忝於人臣之義。予嫂氏薇。孀恆稱道之。而予則性嗜冒險。好探奇。以拘拘爲苦。薇孀嘗謂予曰。汝兄勞勃德。懇懇勤勤。能盡其應盡之常職。而汝則但期有偶遭之機會而已。譬如陟山航海。冒險探奇。或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此亦丈夫所應爲之事。然謂爲偶遭之機會。則可謂爲應盡之常職。則不可也。汝與汝兄。異點卽在是。予則答之曰。由英挺少年。觀之。機會卽常職耳。此予兄弟性情之不同者一。

勞勃德之膚色黝然而黑。髮黑。鬚黑。目睛亦黑。鼻與常人無異。而予則自頂至踵。無一非赤。惟睛作蔚藍色。鼻高而挺。如世所稱隆準者。近是。此予兄弟形質之不同者又一。

予之性情。薇孃既弗之善。而就形質上言。薇孃又往往厚彼而薄此。左赤而右黑。一日清晨。予方進膳。薇孃謂予曰。羅濤爾夫。汝今年二十有九。不爲少矣。塊然一身。曾不思有所建樹。汝豈真欲以遨遊老耶。

予置匙於案。答曰。予生爲世家子。且所獲遺產。頗足稱小康。寧如彼窮措大。必斤斤爲升斗計者。

嫂聞言。意大不豫。蓋嫂之母族。雖富有資財。而以門第論。實遠不逮我蘭氏。此旣爲當世所共利。予亦毋庸爲之曲諱。頃之。薇孃始答曰。羅濤爾夫。汝毋以世家子自詡。余則以爲世祿之家。鮮克有禮。世間不幸之遭。在平民或可邀倖免者。彼袞袞諸公。恆不免直接受之。微特此甚者。其子若孫。或且間接受之。

薇孃此言。蓋陰有所指。予知其意。徐伸手作搔髮狀。故顯示以予之髮。固殷然而作赤色者。

薇孃見而嘆曰。嬉。吾幸甚。勞勃德之髮。乃作黑色。吾誠幸甚。

語時。勞勃德適入。勞勃德晨興在七句鐘。必治事片晌。然後入餐進餐室。此其常例。既入。見薇孃面色微頰。卽就而撫摩其雙頰。備極親愛。旋怡聲問曰。愛妻。汝何爲而悒悒。

予僂言曰。渠以予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又以予髮之殷然作赤色也。力詆予弗置。予言時。聲殊狡惡。似含毒螫者。

薇孃頷首曰。渠言良是。然髮之赤不赤。在渠亦無能爲力。故不足爲渠咎。

予兄曰。吾家世代相傳。此赤髮者。代必一現。惟鼻亦然。今羅濤爾夫既赤其髮。復隆其鼻。蓋以一身而兼有之矣。

薇孃嘆曰。一之爲甚。矧兼有之耶。雖然。往事已矣。言之無益。惟願自今而後。汝蘭

氏子孫中不復現此隆準赤髮其人者則幸甚。

予答之曰。此髮與鼻雖爲嫂所弗喜。然予則雅自喜之。言已。驟起立。疾趨至伯爵夫人雅彌蓮肖像前。對之肅然一鞠躬。

薇孃怒極而呼。謂其夫曰。勞勃德。吾願汝趣撤此肖像。毋復留置於此。

勞勃德愕然曰。噫。妻乎。是何爲者。

予亦應聲曰。噫。天乎。是何爲者。

薇孃續語曰。若是。則汝蘭氏之舊歷史。吾乃可忘之矣。予見撼首曰。否。否。有羅濤爾夫在。汝縱欲忘之而不可得。

予則故詰之曰。嫂。此像果係何人之像。抑嫂所謂舊歷史者。又係何等之歷史。而嫂顧欲忘之。

薇孃聞言愈愠。兩頰暈紅。亦較前愈甚。顧在此嗔怒之中。益饒嫵媚。雙瞳如水。默注不言。有頃。始目予而呼曰。噫。羅濤爾夫。

予蹶然而笑。仍取所置之食匙。盛雞子而食。旋復以最後之一言。故挑其怒曰。予方謂此身乃得秉愛爾甫堡氏之遺。深自慶幸。而嫂欲以隆準赤髮病予乎。讀者至此殆昏昏如墮五里霧。而大惑不解。予嫂何爲而不樂。予有此隆準赤髮。予何爲而轉自詡此隆準赤髮。爲秉哀爾甫堡氏之遺。此中原因。皆讀者所急求割晰者也。吾蘭氏固屬倫敦貴族。然謂與彼愛爾甫堡氏。竟有血統上之關係。則人決弗之信。蓋一爲盧烈達尼亞之王室。而一爲英吉利之世家。一處於思德之宮（思德盧國之都會名）及聖日之寨（聖日亦盧國地名。宮與寨並爲盧國王室所居）而一處於倫敦公園巷之三百又五號邸宅。就表面以觀。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今欲明其關繫所在。則予向所謂暗昧之舊歷史者。不得不於此一追述之矣。

當陽歷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君臨英國者。爲喬治第二。方喬治與威爾士親王爭端未起。國中暫慶無事之日。有歐洲某親王者。遊歷至英。入朝覲見。此親王卽後

日爲盧烈達尼亞之君主。而歷史所稱羅濤爾夫第三者是也。親王儀容秀美。體格修長。而鼻與髮尤表特異。鼻挺而長。端甚銳。髮則殷然作深紅色。駐節英京。凡數閱月。英人款待之禮儀。備極隆重。顧親王之來也。赫赫而其去也。則悠悠不辭於朝。不別於衆。實由駐英盧國使臣託他辭潛護之歸。問其所以然。則以與英國某貴人決鬪故。

某貴人勤勞王事。積有勳閥。且有婦絕艷。以是頗騰聲於社會。而其與盧親王決鬪。實亦因此婦而起。顧盧親王雖受重傷。幸未殞命。歸國後不久。卽踐王位。某貴人雖未受傷。而以決鬪之晨。天時寒溼。被風露所欺。受重病。反輾轉至於不起。以情勢論。彼夫婦間之關係。必因此大有所變易。惟以某貴人有病之身。淹滯床褥。未遑處置。故伉儷之名分如故。未幾某貴人逝世。夫人旋誕生一子。而某貴人之爵位財產。遂悉被此子所承襲。

屈指某貴人逝世之日。與盧親王歸國之日。相距才六閱月。而夫人之誕生此子。

則距某貴人之死才二閱月也。此夫人究爲誰何。則伯爵夫人雅彌蓮是。卽其肖像懸於公園巷邸宅之客室中。而予嫂薇孃所急欲撤去之者也。某貴人究爲誰何。則褒斯登之第五伯爵。蘭生狄爾之第二十二侯爵。（褒與蘭並爲地名。以蘭生狄爾爲姓。蓋卽以封邑名爲姓也。）又受勅封爲英國最高等之勳爵士。人稱爲查梅士者是也。

今試有人焉。入褒斯登懸像之堂。一觀予歷祖歷宗之肖像。則當知近今百有五十年以內。爲像約五十。而此五十人之中。其爲隆準赤髮。目睛作蔚藍色者。且得五六人。彼褒斯登第六伯爵。卽盧親王與雅彌蓮之私生子。實卽爲此異秉之鼻祖。蓋第就目睛論。我蘭氏子孫中。亦大抵以黑者居多數。而藍者亦不數數覩也。此卽予追述之舊歷史。今告畢矣。茲事之有玷於貴族榮譽者。固屬非細。然時過則情遷。年代湮遠。則亦不復爲世所指摘。猶是形質遺傳。代有此隆準赤髮其人者。出現於蘭氏之家。則實爲當日事。常留一可恥之紀念於人間。而予嫂薇孃所

謂不幸之遭。子若孫或且間接受之者。卽指此也。

薇孃狃於以貌取人之習。一若予之具有此髮與鼻。卽爲予有罪之確證。而於予心地之光明。舉動之磊落。則概置弗問。婦女性情多偏執。此等見解。亦所恆有。固不足爲薇孃咎。且薇孃雖不喜予之形貌。而其一片關愛之心。則至爲懇摯。試問叔嫂之間。初何嘗有天然之責任。而薇孃則日夕以有所表見勗予。其詞意之肫摯。屬望之殷切。實令予有不能不爲之心折者。

予生平雖無所建樹。而於學問一端。要亦非全未涉臘者。予嘗肄業於德意志學校。旋復擢升入大學校。故於德國文義。所造甚深。直與予之英文程度。不相上下。他如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諸國之語言。亦復圓轉自如。不稍勉強。若以武技論。則凡發槍擊劍之屬。亦嘗稍稍從事。且力大身強。膽氣尤壯。自謂尙不至落人後。至於控縱駕馭之術。則尤爲予生平一特色。凡極頑劣不堪之馬。一經予乘坐。亦立柔馴如狸。每當危急存亡之際。雖麋鹿興於前。山嶽崩於後。而予亦能鎮定自

如弗爲稍動。予非自誇。蓋胆氣爲之也。或叩予以旣具此才藝。胡弗以有限之光陰。建無窮之事業。則予亦無辭以對。惟予旣無官守。又無言責。賴先人餘蔭。遺予以每歲二千鎊之入款。更遺予以散蕩不受束縛之性質。則予亦惟有率性而行。從所好以爲之而已。

當日早餐畢。薇孃又謂予曰。吾聞爵臣雅哥伯將於六閱月後。奉使如他國。而雅哥伯頗有汲引汝之心。汝兄逆料。謂渠必將保汝爲隨員。羅濤爾夫。吾願汝欣受毋辭。藉慰予望。

言次。雙眸炯炯。逼注予面。若急欲待予之答辭。而又惟恐予所答未能滿所望者。予念隨使之舉。非若筮仕於朝者之拘拘束縛。予受其職。正可藉此作遨遊計。以自娛樂。而於薇孃殷殷屬望之懷。亦不致拂逆。一舉兩得。予亦何憚而弗爲。因答曰。自茲六閱月以後。倘無意外事羈絆予身。而爵臣雅哥伯果來招致者。則予必從之行。嫂如弗信。敢指天日以誓。

予嫂頓爲之解顏曰。羅濤爾夫誠可兒哉。吾慰甚。

予曰。然則雅哥伯所使之國。果何國歟。

嫂曰。渠目前猶不自知。然渠所得者。必爲優美之缺。而渠所使者。亦必爲繁盛之邦。則吾敢爲之預決者。

予曰。予以嫂故。卽令渠所使者爲落寞之鄉。而公使館且陋惡如卑田院。予亦必實踐予言。

議旣決。而距離實行之期。尙有六閱月。竊念將來任事後。或竟朝夕從公。不遑啓處。亦不可知。予曷不乘此六閱月空閒之時間。善自消遣。以求一樂乎。因是轉輾思維。冀得一最快意之消遣法。旣而鼓掌躍起曰。得之矣。予曷不乘此時間。一遊盧烈達尼亞王國耶。

予家與哀爾甫堡氏。旣有若是之關係。而予性又是好動惡靜。終歲以遨遊爲事。乃謂予生平足迹所經。竟未一蒞盧烈達尼亞之國土。聞者得勿以爲異乎。然不

足異。此中蓋有一原因在焉。予父在日。雅愛慕哀爾甫堡氏。觀其以羅濤爾夫名予。卽足徵其對於盧王室感情之深。蓋羅濤爾夫者。固哀爾甫堡氏最有名之名號也。顧予每思一涉足彼土。輒爲吾父所禁阻。謂予家有世代相傳之遺語。凡爲蘭氏子孫者。當永永遠避彼國。相戒勿往。予父旣沒。予兄勞勃德從薇孃教。遵守斯言也。尤力。而予亦蹉跎迄今。未獲一履此有名之國土。至是。予游歷是邦之意。念勃然發生。不可復遏。况閱邇日太晤士報所載。盧國新君羅濤爾夫第五。將於三星期內。卽王位於思德。其加冕之日。禮儀極盛。往觀者已接踵於途。該報又加以按語。略謂傳聞新君少年英挺。勇於任事。曩日盧先王之偉業。將必復覩於今云云。予因是而往游之念益決。竊謂赤髮隆準。世所恆有。初何嘗僅限於愛爾甫堡氏一姓。予若以死守遺言故。捨有名之王國而弗往。棄加冕之盛典而弗觀。抑亦慎矣。

予生平每有遠行。從未以出發之期。及往游之地。預告於家人。而此次盧烈達尼

亞之游。則逆料一經宣布。必多阻力。故尤諱莫如深。及期。乃託詞告兄嫂。謂將往游達洛爾（奧地利亞西部省名）並擬一訪彼地之有名人物。共研究政治交際諸問題焉。

予既整治行裝。忽忽出發。不圖此去遭際之奇。經歷之險。真有非當時夢想所及者。迄今思之。猶爲之驚喜叫絕云。

第二章

予叔父威廉足迹遍天下。平時常語人曰。凡道經巴黎者。至少亦當盤桓二十四小時。否則卽爲辜負此勝地。是蓋予叔經驗有得之談。予習聞之。故當日赴盧烈達尼亞國。道出巴黎。予卽投止於歐洲大逆旅。擬暫作勾留。釋裝畢。乃走訪予友喬治於公使館。喬治觴予於杜倫酒肆。復攜予往梨園觀劇。及暮。又偕往訪故人裴伯敦。裴伯敦者。爲當時有名之詩家。而亦英倫評論報館之通信員也。裴賃有精舍數楹。佈置雅潔。良朋數輩。談笑其中。而主人則反形神悵惘。悒悒若有所失。

予心焉異之。而未便致問。已而衆賓既散。惟予及喬治留室中。予乃叩伯敦以故。伯敦始而支吾。繼則儼然倒坐椅中。嘆曰。羅濤爾夫。請汝毋干預吾事。吾近方沉溺愛河中。無計自拔耳。

予設辭慰之曰。若是則君之詩思當益佳。脫稿後。又將紙貴一時矣。

伯敦不答。惟以一手自摩其額。一手承雪茄於口。力呼吸之。煙氣蓬勃。繞頰如雲。時喬治背貼壁爐而立。目注伯敦。嗤嗤作黠笑。爲狀殊刻。旣而作輕薄聲呼之曰。伯敦兒。設汝爲彼女而如是戚戚者。則吾勸汝可立斷除此妄想。蓋彼女已定於明日去巴黎矣。

伯敦悻悻答曰。吾知之。

喬治輕薄之態如故。復呼之曰。伯敦兒。以吾觀之。彼女之去留。直與汝毫不關涉耳。彼女高視闊步。旁若無人。其唾棄一切之氣概。以汝當之。殆不值其一哂者。伯敦頰足曰。噫。是誠一恨事哉。

予問曰。君等所謂彼女者。究指誰何。盍令予知其姓氏。則予聆君等之言。亦較有味。

喬治曰。毛氏女。其名曰婉英。

伯敦從而辯曰。毛氏婦名曰婉英者耳。

予聞伯敦易稱女爲婦。意大詫。曰。噫。伯敦。汝豈！

予是時蓋猶未知婉英固孀居者。以爲伯敦乃鍾情於有夫之婦。故大訝異。語未畢。伯敦遽斷截予辭曰。吾頃已語汝。毋干預吾事。汝胡尙喋喋若是。

然而彼婉英之名。當日在歐羅巴交際場中。頗負聲望。予旣知伯敦所眷者。卽爲彼女。乃不禁追問之曰。頃喬治謂彼女將於明日去巴黎。行將安適。伯敦背告予否。

伯敦無語。喬治則插手入衣囊。掬囊中錢。作鏗鏘聲。目視伯敦。吃吃笑不止。徐代伯敦答曰。彼女此行之目的地。予等旁觀者。竟莫之知。噫。伯敦。吾試問汝。吾於一

月前嘗夜遇一顯者於彼女之家。此顯者非他。卽彼盧烈達尼亞國盛名鼎鼎之思德公也。汝平時數數詣女所。亦嘗一遇之否。

伯敦作恨聲曰。然予亦嘗遇之。

喬治曰。以吾論之。若彼思德公之既富且貴。才望優隆。洵足以自豪一世。疇復能與之抗衡者。

喬治之讚揚思德公。誠爲惡作劇。彼意蓋借此以窘裴伯敦。而益增其中心之痛苦耳。斯時裴伯敦形神懊喪。垂頭嘿坐。予見之。亦頗代爲難堪。顧伯敦之意中人。婉英初適毛氏。未久卽喪所天。而婉英意緒風流。擁資尤富。據當世輿評。謂彼志望甚高。一二金龜婿。曾不足當其意。是則喬治之譏伯敦。謂不值婉英一哂。當非憑空無據之談。而其傾心屬愛於思德公。固亦題中應有之義也。蓋思德公者。爲盧國前王他妃所生子。卽新君之異母弟。而受封爲思德公爵號者也。思德爲盧國之都城名。盧前王旣封其他妃所生子爲公爵。而復以都域名爲其爵號。此實

大背禮法。當時頗爲國人所詬病。而其溺愛之情。亦可見矣。至於思德公之母氏。則家世亦尙清白。惟非出自貴族耳。

予旣備聞喬治言。卽又問曰。思德公此時尙在巴黎否。

曰。否。已歸國矣。虛新君加冕之期。近在目前。此舉雖非思德公所喜。然在勢不得不歸。藉以掩衆人之耳目。且彼設計以傾陷新君者。已非一次。而今日之歸。或又生他策以圖王位。殊未可知。顧彼之圖王位。無論得與不得。以情勢論。彼終未便以婉英入主其內政。是則伯敦之希望。固未盡絕也。所慮者。婉英旣承思德公數日之寵遇。身價又頓增十倍。雖不幸中道捐棄。而以曾經滄海之身。其蔑視寒賤。睥睨不屑之意態。將必更甚於前。果爾。則伯敦且柰之何。

喬治言至此。予覺其詞鋒尖刻。太使伯敦以難堪。乃斥之曰。嗟。喬治。汝亦太糾纏矣。言已。遂離坐起。告別歸寓。

翌日。予買車票。將赴德勒斯盾（德意志聯邦撒梭尼亞之都域名）。喬治送予至。

車站微笑問予曰。汝此行特往彼觀圖畫耶。（德勒斯盾有圖書館。名聞天下。）喬治性善諧謔。且喋喋好多言。予若實告以此行之目的。則不出一星期。此消息且傳播至倫敦公園巷。而予兄予嫂。又將蹙額相顧。以不守遺言。輕履禁地相責讓矣。予以是不得不暫含糊以應。顧喬治爲予老友。而面欺之。則又未免內疚。正爲難間。喬治突躍身起。舉步疾奔。自車站之露臺。直趨向賣票房門外。予莫明其故。心甚異之。然因是得倖免於妄言之咎。

予徘徊注目。見喬治狂奔至賣票房門外。卽免冠罄折。承迎一丰神秀雅。服飾華美之婦人。此婦蓋適自賣票房中外出者。年約三十一二。體格甚修。膚微黑。然一種風流之態度。令人望而生愛。當喬治與之談話間。予見其舉目睨予。予承茲一盼。頓念及今日身衣皮套。擁皮巾。戴皮帽。帽係旅行所御物。有兩耳下垂。雙頰間。時在四月。天氣頗寒。故予尙服此。然予俊美之丰姿。不免因是而稍掩。心中頗爲之爽然。旣而喬治奔返。驟然謂予曰。老友。汝此行得一銷魂之同伴矣。此婦非他。

卽裴伯敦之意中人。毛氏婦名婉英者是也。渠亦將往伯勒斯盾。而渠所以往彼地之故。亦與汝有同心。蓋欲一賞鑑伯勒斯盾之畫圖館也。所可異者。渠目前乃不欲與汝通問訊。訂交際耳。

予聞言微愠曰。此言何爲乎來。予豈嘗丐君爲介紹耶。

喬治曰。否。予本意欲導君往見爲介紹於渠。願渠則曰。請俟異日。噫。老友。願汝毋以是介介。此去中途或有小波折。汝必須力挫思德公。而脫婉英於厄。則渠與汝之感情。必因是而起。

車旣發。一路平安。予與婉英絕未遭意外事。初不解喬治所言。果何指也。旣抵伯勒斯盾。予投止旅館。翌日復往附火車。則婉英亦踵至。同車並發。惟予深知婉英意在獨處。雅不願與人相接。故予趨避惟謹。非第不與接談。并不與覲面。而孰意婉英一路行程。竟與予同出一轍。絕不相左。以故予每乘其不及覺察之際。得從旁密瞰其神情。潛窺其舉止。

既而至矣。車抵廬烈達尼亞之郊。郊外一老關吏驟覩予面。輒愕然注視。神色間頗形駭詫。予覩此。心竊竊疑之。殊弗解其意。車既停。購閱報章。則知廬世子加冕之期。猝爾改早。定於予抵境之翌日。即在思德宮中舉行此盛典。至其所以改早之故。報紙既未明言。予亦未從揣測。惟逆料此中必有重要之理由。則固不卜可知者。

是時全國之中。處處倍形熱鬧。或羣聚談論。或相約入城。爭欲一觀此希逢之盛事。予至是。逆知思德城中。必已擁擠非常。殆無插足地。而大小旅館。亦必爲先至者所佔據。縱欲納倍蓰之資。求分一席。恐亦不可得。躊躇移時。遂決計不卽入城。而往投止於聖日。

自郊赴聖日城。爲程約十英里。而自聖日赴思德都城。爲程約五十英里。予此時從邊郊乘火車往。則當晚可抵聖日。擬俟舍館既定。翌日先在聖日遊覽風景。並一瞻仰彼地有名之宮城。蓋聖日山水夙稱佳勝。而所謂宮城者。卽號稱聖日寨。

乃盧前王他妃所生子思德公邸舍也。游觀既饜。卽於再翌日之晨。乘火車赴思德。觀盧世子行加冕禮。觀畢。當夜仍可乘火車過返聖旦。是策無有便於此者。籌度既定。卽遵此實行。是晚抵聖旦時。予從車中下。止步於軌道旁之露臺上。車復駛。掠予面而過。則見毛氏婦。婉英方倚窗坐。倏又與予一面。予與婉英自巴黎啓程。一路同行。至此乃始告別。脫令予老友喬治聞之。更不知若何稱異也。至婉英此行之目的地。則顯見爲盧京城思德無疑。而其於思德城中。又必預賃定館舍。足供其蒞止後之飲食偃息者。

既抵聖旦。予卽投止一旅館。館主人爲一肥碩之老婦。及其二女。是三人者。性皆循良。待客甚殷。惟彼於新君卽位之盛典。則竟漠然處之一。似絕不介意者。此其故。蓋緣聖旦一城。夙爲思德公之采邑。而思德公所居藩邸。又築於聖旦之山巔。與旅館相距祇一英里。是以聖旦之人民。罔不與思德公相習。而與盧新君絕無感情。至彼旅館中之老婦。則其對於思德公。尤爲崇拜。以故於盧新君加冕之事。

殊不樂聞其言。曰：今日加冕之舉，脫以思德公當之，則吾儕當若何其歡忭！蓋吾儕所知者，惟密恰爾（卽思德公之名）而已。密恰爾與吾儕居相近，性相習者，山來已久。若彼新君，則久居在外，自吾儕視之，蓋純乎一異國人，毋論其性情舉止，吾儕咸莫之知，卽能識其面貌者，亦百中無一二。

二女中之年長者，從而和之，曰：母言良信。今據外人傳述，謂新君又自薙其鬚髯，是以全國人民更無復有識之者矣。

老婦詫曰：彼已剃其鬚髯耶？此言誰告汝者？

長女曰：吾聞諸思德公之司閹約翰，約翰蓋嘗目擊新君面貌者。

老婦爽然曰：噫，是矣。旋顧予曰：思德公於此間森林中，建有射的房，以練習火銃。而彼新君，近卽駐蹕於其中，將俟禮拜三加冕之期，然後由此啓節，馳赴思德。予聞言，竊念予方擬明日出外游覽，曷不卽向射的房一行，或得邂逅盧新君，而一瞻風采，亦未始非幸事。思忖間，店主婦又太息曰：吁，彼新君所喜者，卽射的耳。

此外則惟杯中物。吾願其安居射的房之中。日弄槍靶而飲醇醪。快然不知老之將至。而禮拜三加冕之期。則敬以讓我思德公。是實吾儕之大幸。吾所期望者如是。吾言之固不懼以直言賈禍。

其二女亟力遏之曰。母乎。請禁聲。勿復言此。

老婦則悍然曰。是何懼之有。凡盧國人民。其與我同此志願者。正復不可勝計。老婦意態激昂。一至於此。予見之不禁失聲大笑。

二女中之年齒稍稚者。膚色潔白。面貌較佳。而風情亦頗流蕩。恆嫣然作微笑。以目睨予。至是顧謂其母曰。母言如是。然兒意殊不謂然。蓋兒深惡彼黑色之密恰爾。而於赤色之愛爾甫堡氏。則甚愛之。今傳聞盧新君之膚色。其赤如狐。又如！言至此。卽目予而笑。其姊亟怒目止之。而老婦則尙喃喃曰。彼色赤如狐之男子。恆自詡爲美。然吾知世人之被其害。而極口詛罵之者。正復不少。予聞此言。不覺頓憶及予祖查梅士。蓋查梅士固嘗受彼赤色親王（卽指羅濤爾夫第二）之害。

而極口詛罵之者也。

顧少女則答曰。世間男子。雖不免詛罵之。然女子則均以此赤色爲可愛。而絕無厭惡之者。

老婦厲聲曰。倘女子而亦厭惡之。則彼女子必已身受其害矣。雖厭惡亦奚及。少女面赤俯首不復語。室中寂靜少時。予乃復問之曰。據貴婦等所告予者。謂此間乃思德公之采邑。果爾。則彼盧新君又何爲而至此。

老婦曰。此由思德公迎之來。俾休養於斯。屆期始送之往思德。至於我思德公。則現方躬往都城。爲新君預備加冕儀節耳。

予曰。若是。則彼兄弟固極其友愛者歟。

老婦曰。然。世間兄弟。殆未有及其友愛者。

少女至此。輒自搖其首。作不能復耐狀。顧謂予曰。今有二人於此。其所欲爭者。如同一地位。而所欲娶者。又同一女子。試問此二人能相愛乎。苟能之。則彼黑親王。

與赤太子殆始能之耳。

老婦方欲加呵斥。予卽僂問之曰。異哉。彼二貴人所欲娶者。乃同一女子耶。予心滋惑。願貴女更有以示予。

少女曰。此事爲世界所共知。吾亦無庸爲之諱飾。彼二貴人有一從妹。卽世所稱馥蘭公子者是也。在理當爲赤太子之元妃。而作盧烈達尼亞之王后。乃彼黑親王所欲得者。亦卽此公主耳。

予聞言。陡有所觸。蓋予嫂薇孃未嫁時。予兄弟之情形正復類是。因謂少女曰。兄弟宜有讓德。兄之所好。弟！語未畢。忽聞履聲橐橐。自外而至。一人厲聲呵曰。咄。此間爲思德公之采邑。藩邸相距。曾不咫尺。而輒敢呼之爲黑親王。抑何大膽。少女聞聲驚起。旣而見來者爲素識之人。始稍寧貼。旋微笑曰。約翰。汝豈欲以吾語出首於思德公前耶。

老婦人乃謂來者曰。約翰。吾家有客在。請爲汝介紹之。約翰乃徐脫其帽。趨前欲

與予爲禮。驟覩予面。輒大驚。倒退數武。神色倉皇。瞪目不能作一語。其驚詫情形。殆有甚於遇崇者。

長女問曰。約翰汝何爲若此。此君方自他國來。今寓吾家。蓋欲一觀吾國新君加冕之盛典耳。

約翰至此始少清醒。然兩目仍逼注予面。不少瞬。旣而曰。先生願君晚安。予亦答之曰。願君晚安。

少女見約翰詫愕之狀。不覺掩口而笑。謂曰。約翰觀哉。此君之膚色。殆必爲汝所喜見者。旋又顧予曰。客乎。渠見汝赤髮赤鬚。故訝異若是。蓋此等膚色。在此間聖旦地方。實不多觀。

約翰張口結舌。作期期聲。謂予曰。先生請汝恕吾。若先生之膚色。實非予所願見。予離坐興辭曰。願君晚安。詰朝再見。又顧謂店主婦及其二女曰。予承諸貴婦款待之優。談話之樂。不勝銘感。願諸貴婦晚安。言已。一鞠躬而退。逕趨門側。而少女

則急取案上燭起而送予。予出門時猶見約翰之二目直注予身。且呼問予曰先生。吾國之新君先生曾見之否。

予答曰否。予未見之。俟禮拜三日。予必往一瞻其風采耳。

少女趨步出予前。回首睨予。嫣然一笑。低語曰。先生之膚色。彼約翰實非所喜。予曰。彼所喜者。殆必爲貴女之膚色耳。

女曰。吾乃論男子之膚色。非論女子也。言時。瓠犀微露。百媚橫生。

予曰。嘻。男子之膚色。烏足重輕。而乃煩貴女之一再掛齒。若是。

女曰。膚色雖不足爲重輕。然吾之所好者。則爲先生之膚色。蓋先生之膚色。非他。乃愛爾甫堡氏之赤色也。

第三章

翌晨。予方早膳。黑親王之閣者約翰。忽來予室。言語謙和。狀態恭順。據云渠有一姊氏。適當商某卜居思德。特爲渠掃除一室。招之往。以便觀覽盧新君加冕之盛。

典顧渠以有事不克行。適聞予欲往思德而苦無居停主人。因請爲予介紹於渠姊。藉免朝往夕返之勞。且盛稱其姊之和易近人。及居室美備。力懇應予往。予念昨夜與渠初見時。渠一見予之膚色。卽甚不悅。今乃忽殷勤有禮。若是。是不能無疑。顧予則惟隱爲戒備。而仍慨然諾其所請。不假猶豫。約翰大喜。立爲電告其姊。予則收拾行裝。準備乘下次火車往思德。然予意終欲一觀思德公之射的房。並順便遊覽此間風景。據店主婦之少女告予。謂此去作林中行約十英里。卽可達道旁一火車站。予因擬將行裝先發。寄往約翰所示予之處。而予則徒步出門。徐徐踰山嶺。度森林。一路游賞。迤邐達火車站。然後附車赴思德焉。

是時約翰已先去。予午餐畢。卽起告辭。店主婦及其二女殷殷致囑。謂自思德歸來。道經聖旦時。切盼一臨。予笑允之。旣出門。穿林入樹。登聖旦山。山行約半小時。遂及於黑親王之藩邸。是邸係一古堡。雖年代久遠。而體質堅雄。氣概尤壯。堡後更有一部分。亦係原築。與此堡似分而實合。四周則環以絕大之濠溝。溝深且闊。

人不能飛越。最後又有宮城一座。式係新建。尤窮極華麗。爲廬國近代先王所造。思德公之宅邸。卽在其中。此宮城之後。爲一遍栽樹木之夾道。由此夾道行。卽可直達宮城。惟宮城與古堡。則分隔爲二。中有浮橋一座。高架濠溝之上。城與堡藉是以通往來。是故思德公當有興會時。樂與諸賓朋相接。則居宮城之內。或偶生厭倦。不樂與外人酬酢。卽退居堡中。將浮橋曳起。則十里紅塵。一齊隔斷矣。予瞻仰之下。竊念思德公。雖不能坐擁皇帝之冕。南面稱孤。而養尊處優。卽此宮城之佳勝。較之歐羅巴各國親王。實有過之。無不及矣。

觀覽既久。卽信步前行。一路樹木交錯。綠葉紛披。仰望不見天日。人行其中。備極幽雅清涼之致。予盤桓約一小時。尙不忍舍去。旣而見有斷樹一株。橫臥道左。予卽憩坐其上。倚背於樹。展伸二足。出囊中雪茄。燃火徐吸。其樂陶然。而於火車開行之時間。幾忘懷矣。頃之。倦眼欲眠。慵然入夢。猛有一大聲發於耳際。聲粗且厲。曰。怪哉。若彼薙其鬚髯。不且與吾主面貌。宛然無二耶。

予徐徐啓目。則見有二男子並立數武外。四目逼注予面。若不勝其詫異者。二人手中並提火銃。身衣射的時之服式。其一年事較長。身矮而肥。而氣概殊雄壯。頭形作巨彈式。短鬚頰白。目睛色淺碧。略帶血筋。其又一人年齒較少。體較瘦。身材適中。膚色黝黑。而意態間饒有儒雅之致。予臆測之。知長者必爲老於軍旅之人。而少者必爲一文學士。且習與上流社會相處。然於武事亦非全不嫻習者。予當日所料如是。及後日而果知非謬也。

年長者旋步近予前。少者從其後。既至。徐徐脫帽。予見之。亦卽起立。長者又喃喃語曰。噫。此君身材之長短。亦正與吾主同。誠可異矣。言時。目上下注視。予身不止。既而向予作軍人以手加冠禮。問曰。先生。予誠冒昧。敢問先生之姓氏。

予微笑曰。某既承二君不棄。先施以禮。則二君之姓氏。請先以示予。

年少者趨步而前。笑答曰。此君爲大佐薩巴德。予名達倫罕。皆盧烈達尼亞王之侍臣也。

予脫帽鞠躬以示敬。答曰：予名羅濤爾夫，姓蘭生狄爾。昔嘗爲吾英女皇陛下。盡當兵之義務者二年。今則從倫敦來游歷至此。

達倫罕出手與予相握曰：若是則吾儕皆武士道中人。猶兄弟也。

大佐巴薩德昂首若有所思。且自語曰：蘭生狄爾。蘭生狄爾。噫！天乎！君姓蘭生狄爾。得非卽褒斯登氏耶？

予曰：然。予兄勞勃德現方襲褒斯登伯爵。

薩巴德卽指予免冠之首。言曰：觀君此髮。不問而知爲褒斯登氏矣。達倫罕汝於彼家當年之歷史。曾知之否？

薩巴德所謂當年之歷史者。卽指羅濤爾夫第三及予家伯爵夫人亞彌蓮事。顧達倫罕乃夙姻交際。溫文有禮之人。當予在前。而欲有以答薩巴德之問。自不易措辭。故遲遲未語者。片晌。然予聞之。反落落如不介意。微笑問曰：聆大佐所言。似乎當年情事。貴國人亦頗有知之者。

薩巴德曰。然此一段歷史。敝國人久傳爲美談。無論男女。罔弗能口道之。

予聞言。頗局促不安。始自悔此來之鹵莽。正問答間。忽有一洪亮之語音。發自林後。呼曰。達倫罕。達倫罕。汝安在耶。

達倫罕驚躍而起曰。吾主至矣。

俄頃一少年從大樹後。跳躍而出。予一見。卽駭詫失聲。而少年眼光甫及予面。亦不覺驚退數武。蓋予與彼自鬚髯外。予有鬚而彼無鬚。其餘則無一不神似者。五官同。四肢同。身材修短同。而大小亦同。其微異者。彼究係王族。且當承襲一國之君王。故自具一種尊嚴氣象。非予所及耳。

予與盧世子均直立不動。錯愕相顧者少時。旣而予先脫帽。向之致敬。世子尙惶惑未已。久之。始期期問曰。大佐！達倫罕！此君爲誰氏耶。

予方擬自陳。大佐薩巴德已步至予與世子之間。向世子一一緬述。世子且聆且頻頻以目睨予。而予亦留心審其貌。則覺予二人所異者。至極微細。以身材論。則

世子之修於予者。不及半英寸。而世子之面貌。似較予略肥。然亦殊難辨別。惟口吻略張。不若予雙脣之緊闔。此外則無論形體。卽聲音談吐。亦罔弗神似。

大佐述畢。世子始而微蹙其額。旣乃縱聲大笑。林木爲之應響。疾趨步至予前。以手撫予背。笑仍不止。曰。吾弟今日之遇。可謂奇矣。予始見汝時。嘗驚退數武。然請汝宥予。蓋以目前之時期。而遇有面貌與予相肖者。予自不能不倍形駭詫耳。

予對曰。客臣以微末下士。而謬竊龍鳳之姿。此僭越之罪。蓋亦大矣。惟世子宥之。世子笑曰。此所謂龍鳳之姿者。予自當與卿共有之。胡云僭越。但卿今者下臨敵國。意將安適。

予對曰。客臣將往思德。一瞻世子加冕之盛典。

世子聞言。目視其二臣。雖帶微笑。而容色間微露不安意。繼復大笑曰。達倫罕。達倫罕。以今日之時期。而忽有二赤漢同出現於廬國。吾不知密恰爾見之。其難堪當更何如。言已。笑聲益縱。

達倫罕諫曰。王勿爾。願稍尊重。臣方謂蘭生狄爾君於此際下臨盧國。爲有欠於明哲保身之道耳。

世子燃雪茄吸之。回顧大佐曰。薩巴德卿以爲何如。

大佐曰。吾謂思德之行。蘭君必中止。否則恐有不利。

予曰。願貴國君臣毋以客臣爲慮。客臣當卽於今日束裝返英耳。

盧世子急阻止曰。是不可。是不可。吾與吾弟相逢不易。今夜當挈吾弟歸邸。共用晚餐。藉伸葭葦之誼。所惜予此間所居之邸舍。乃假自予弟密恰爾者。非予所自有耳。

達倫罕曰。殿下今晚宜節食爲是。明日絕早卽啓行。願殿下勿忘。

薩巴德亦領首曰。達倫罕之言良是。飽食者恆易失眠。臣今晚亦當力制吾口腹。世子曰。行矣。二卿胡總總過慮若是。言已。前挽予臂。並招二臣從其後。且行且問。予曰。卿名云何。幸示我。

予對曰。客臣之名。亦與殿下同。

世子笑曰。佳哉。是足見卿父母之厚愛吾家。不以吾哀爾甫堡氏爲可賤也。言時。迤邐入林。約歷半時。許林盡而一屋現。屋係單層樓。純以木製。頗簡陋。有狀如僕役者一人。趨出迎迓。是爲侍者約瑟。後予乃知屋中除約瑟外。僅有一肥碩之老嫗。老嫗非他。卽黑親王闔者約翰之母也。

世子呼曰。約瑟。晚餐備乎。約瑟以已備對。旣入。各就坐。約瑟奔走往來。以食具進。世子見有殺無酒。乃責問曰。約瑟。吾等豈牛馬。乃除乾芻而外。竟無點滴足供飲啜耶。

約瑟遭此斥責。卽馳往取酒。須臾。杯瓶已滿。布案上矣。達倫罕急進曰。願殿下毋忘明日。

薩巴德亦曰。然。願吾儕均毋忘明日之晨。

然世子見酒至。輿會豪舉。絕不以二臣之言介懷。口頻頻呼予爲弟。疾取一觥。斟

滿飲之曰。敬爲吾弟羅濤爾夫壽。予亦舉觥還祝之曰。敬爲吾赤色之愛爾甫堡氏壽。世子大笑。

酒半酣。達倫罕起而按世子手。弗使復斟。世子曰。卿毋爾爾。明日之行。孤當後於卿二小時。卿詎忘之耶。

予聞言。弗解其意。頗異之。達倫罕乃告予曰。某明日當與大佐薩巴德先行。在六句鐘前馳赴聖日寨。率衛隊歸。然後擁護世子同往車站。故世子之離邸。可緩於吾等二小時耳。

大佐申申作詈語曰。彼衛隊者。直皆斷頭架上人物耳。

世子曰。雖然。彼密恰爾請以衛隊護送我。無論其用意之誠。僞自表面觀之。固甚有禮耳。又謂予曰。羅濤爾夫汝明晨儘可安睡。勿庸早起。盍再盡一觥。

大佐本與達倫罕力勸世子勿飲。詎知反爲世子所勸。連進數觥。迨後亦竟豪興勃發。開懷暢飲。旣而予漸就酪酊。世子乃釋杯於案。倚椅而言曰。今日之飲。可謂

樂矣。然余意若猶覺其未暢。何也。

言未畢。侍者約瑟捧一小甕。至甕蓋以柳條爲之。式奇且古。不問而知爲久藏地窖之佳釀也。約瑟置甕於案前。啓曰。昨思德公嘗有命。謂倫值世子飲酒未暢。思得佳釀時。當以此甕進甕中。酒窖藏日久。價值不資。謹獻諸殿下。用表微忱。

世子大聲言曰。咄哉。密恰爾。爾胡思之深計之妙也。爾詎謂我見此酒將毋懼怯而弗敢飲耶。嘻。我必飲之。約瑟趣爲我發此甕。

甕啓約瑟卽滿斟此酒於世子杯中。世子略一沾唇以試其味。旋顧謂予及二臣曰。吾弟與二卿聽之。凡吾所有者皆可與弟與二卿共有之。雖割吾廬烈達尼亞國土之半亦所弗惜。然弟與二卿欲分吾杯中一滴酒則吾弗敢允。蓋此酒乃思德公所孝敬余而余卽欲借此以爲思德公壽者也。思德公非他乃余之親弟而亦卽當世所稱神奸巨猾黑親王密恰爾者是也。

言至此卽舉杯仰飲立盡之。旋擲杯於案以首枕肱伏案而眠。予亦醺然告醉。倒

臥椅中。昏昏乎莫知所之矣。

第四章

予大醉而臥。臥後不知已歷若干時間。俄而覺遍體驟冷。冷極。遽驚醒。則見予髮予面及予衣均爲冷水所溼。尙淋漓欲滴。而大佐薩巴德方手持空盆。植立於前。向予作乾笑。達倫罕則屈一膝。屹然坐案上。面色灰白。殆如石像。

予忿然躍起。呼大佐而斥之曰。君乃惡作劇。一至於此。

大佐曰。嘻。君乃謂我惡作劇。試思此時除冷水外。尙有何物足以醒君者。君亦知今何時耶。

予曰。不知。今果何時者。曰。五句鐘矣。予爽然曰。五句鐘乎。然則某還當敬謝大佐之厚惠。

達倫罕自案一躍下。一手指屋隅。一手捉予臂曰。蘭生狄爾君。請汝觀此。予就其所指處觀之。則見盧世子攤臥地上。鼻息甚粗。面作深紅色。髮無異與其

頭額間均爲冷水所浸漬。亦與予同。薩巴德以足蹴之。曾不少動。達倫罕因告予曰。吾儕已費半小時之久。以救之使醒。而詎知竟無效。

大佐作恨聲曰。彼所飲者。實多於汝二人各三倍。

予踞於地。試按世子脈息。則覺旣極軟弱。復極弛緩。予乃愕視二人。罔知所措。旣而曰。世子末次所飲酒。得母中有毒乎。

大佐曰。吾烏知之。

予曰。爲目前計。非速延醫士不可。

大佐曰。此間十英里以內無醫士。况吾觀世子面色。知其在一六七小時中。決不能行動。卽延得醫士。亦於事奚濟。而今晨思德之行。在勢不得不延緩。

予大駭曰。若是則加冕之禮柰何。

達倫罕聳肩無語。旣而曰。吾意趣遣人往思德。傳世子命。詭以病辭。予應曰。予意亦然。

薩巴德燃雪茄而吸。冷然曰。此加冕禮。苟今日弗克舉行者。則吾敢斷言世子此
生永無加冕日矣。

予曰。嘻。天乎。是何故耶。

曰。今日密恰爾統率全國軍隊之半。以備歡迎者。此世子也。而全國人民爭先恐
後。亟欲一瞻仰顏色者。亦卽此世子也。事關一國之重輕。繫全歐之觀聽。而顧以
醉辭其可耶。

予正其誤曰。予意謂以病辭。非云醉也。

薩巴德嗤之以鼻曰。盧世子以善醉名。卽以病辭。而全國人民固罔不知其所謂
病者。直醉之別名耳。

達倫罕神情懊喪。言曰。爲今之計。除稱病外。更有何策。吾惟有躬往思德。力掉三
寸舌。善爲說辭。至衆人之果能見信與否。殊不敢必。是亦惟聽之而已。

薩巴德復顧謂予曰。蘭生狄爾君。汝意謂世子之昏醉不醒。果由酒中有毒所致。

耶。

予答曰。然。

薩巴德曰。然則彼置毒於酒。而使世子飲之者。誰耶。

達倫罕切齒曰。舍彼黑魔密恰爾外。更有伊誰者。

薩巴德曰。誠然。蓋若是則世子加冕之舉。勢必中輟。而盧烈達尼亞之王位。遂不得不入於他人手矣。蘭君乎。汝猶未知彼黑親王之巨猾神奸。心懷叵測。及我盧烈達尼亞國中之情勢耳。凡我國中之人民。愛戴世子者半。而愛戴黑親王者亦半。勢均力敵。兩相頡頏。脫世子而今日不能赴思德。則巍巍王冕。其必移而加諸黑親王之頂矣。

予曰。然則吾等強扶之以往思德。何如。

薩巴德哂曰。以一醉生夢死之人。而強扶之登王位。是真一幅絕妙畫圖矣。抑何可笑。

達倫罕以手障面。徨徬無計。盧世子仍偃臥地上。鼻息鼾然。薩巴德以足蹴之曰。汝醉大乎。吾以汝爲哀氏之遺孤。而亦前王之冢子。故不忍於老臣。未填溝壑。以前而目覩汝被奪於密恰爾耳。

語次復仰首沉思者少時。旋自捋其頰白之鬚。吐出口中之煙管。徐謂予曰。凡年老而經歷多者。乃知命數之說爲不謬。予老矣。竊以爲君之下臨敵國。殆亦命數致之。而此所謂命數者。今日且將遣君往思德一行矣。

予聞言不覺驚退。數武愕然曰。噫。天乎。

達倫罕目注大佐。茫然莫解其所謂。然予則一聆大佐之語。意心已了然。因急答之曰。是不能是不能。是何等事。而顧可冒昧出之者。

大佐曰。是本一時冒險之計。冀徼倖於萬一耳。然吾意謂君苟剃其鬚鬣。則面貌神情均逼肖世子。外人殆無能窺破者。蘭君汝豈不免懼怯耶。

予曰。噫。先生……

大佐曰。少年乎。毋懼。君之生命固可貴。然予與達倫罕之生命。亦與君同拚一擲耳。脫君弗往。則今日之擁王冕。登寶座者。必爲彼黑親王。而此盧世子者。不入犴狴。亦將入墟墓矣。

予囁嚅曰。他日世子醒時。彼寧肯恕予耶。

大佐曰。嘻。吾儕豈兒女子。乃作此無謂語耶。彼世子卽不恕吾儕。吾儕亦寧足介意。

予至此。植立凝思。嘿無語。一時室中惟聞世子之呼吸聲。及時鐘之行動聲。此外則寂無微響。旣而予面目間。似微露願往意。大佐卽乘機握予臂。問曰。子其願往耶。

予不覺目視頽臥地上之盧世子。而噉應曰。唯。予願往。

大佐乃又附予耳。低語曰。吾儕今夜必宿於思德之王宮。當羣臣朝見畢。各退出後。卽當令達倫罕嚴守宮門。勿令外人入。而吾與汝則潛自後出。策馬疾奔。返此。

地。屆時世子必已醒矣。吾儕一至。吾卽當立挾世子往思德。而子則縱轡狂奔。勿稍停頓。一若有魔鬼追逐於後者。直至旣出盧國之郊。而後可止息。

予一一頷首以應。達倫罕至此。意始少舒。微嘆曰。是真所謂行險以徼倖者矣。大佐曰。此計脫不幸而敗。則吾當先拔利劍斷密恰爾之首。而後自裁。吾決不令彼宴然以登盧國之王位也。蘭君乎。請汝就坐彼椅上。勿少動。

予從之。大佐乃疾趨出室外。約三分鐘。卽忽忽攜約瑟至。則見約瑟手提沸水一壺。及剃刀肥皂之屬。旣入。大佐卽簡舉此事以告約瑟。並令其爲予剃鬚髻。約瑟乃戰栗應命。

達倫罕忽撫髀而號曰。噫。尙有彼衛隊在。吾儕其忘之矣。夫此事詎能欺彼衛隊耶。

大佐曰。否。吾儕當乘衛隊未來以前。馳往霍佛堡。乘火車以往思德。迨衛隊來時。吾儕已抵思德久矣。

達倫罕曰。吾儕雖往。而世子昏臥於此。不慮爲衛隊所見耶。

曰。此間有一酒窖。在吾當移臥世子於窖中。

曰。設被衛隊所搜獲。則奈何。

曰。否否。彼等並未聞吾儕之計畫。何至無故而事搜尋。况有約瑟在此。彼自能善爲說辭。以遺之去耳。

曰。雖然！

言未畢。大佐躍起頓足。怒吼如雷曰。此何時。而汝尙絮絮若是。茲事之冒巨險。出萬死以爲之者。予寧不知之。顧世子脫今日不克在思德成禮。則今生無復爲盧王之希望。而彼等之究能窺破我計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是則權衡利害之間。猶覺此善於彼。卽萬一事敗。其不幸較之弗克在思德成禮。亦未必更有加耳。

言已。一躍至門側。手自關門。門劃然大啓。旋返身。僂至地。以兩手託世子起。輕如片羽。薩巴德膂力之大。乃至於此。予不禁爲之錯愕。方是時。忽來一人當門立。

驚視之。則爲一老媪。卽黑親王閹者約翰母也。稍一探視。卽返身去。略不露一毫駭詫色。惟聞走廊中履聲橐橐。其去漸遠。

達倫罕曰。噫。彼老媪其見之矣。

大佐手託世子出室。且行且答曰。吾自有以處置此老媪者。

大佐既去。予則坐安樂椅中。彷彿入夢境。悉聽約瑟爲予披剃。既而予鬚予髻。悉化烏有。而兩頰濯濯如牛山。與世子無異。達倫罕覩此。顏色乃大舒。噫氣而言曰。妙哉。是計可爲。是計可爲。君鬚髻披薙後。乃直與世子無二。神似至此。汝二人真二而一者矣。

時則壁上鐘已六鳴。急待啓行。不可復緩。薩巴德至。卽促予入世子寢室。易冠服。既竟。更易其靴。予且著。且問薩巴德曰。君究若何以處置彼老媪者。

薩巴德曰。彼老媪矢言吾儕之計畫。彼實未聞。然吾則弗之信。遂縛其手足。更取一巾塞其口。而閉之一煤窖中。此煤窖適與世子所居之酒窖爲比鄰。吾儕行後。

使之爲世子伴。當不虞寂寞耳。

予不禁失笑。達倫罕亦爲粲然。薩巴德曰。少時衛隊至。約瑟若告以世子已先時往。則彼輩必疑黑親王之隱謀。爲世子所覺。故不待時而前往。而初不料世子之亦已中其隱謀也。蓋彼衛隊者。固密恰爾之爪牙心腹。密恰爾百出其謀以阻世子。使弗克成行。彼衛隊實與知之。至世子之中其隱謀而得別有一人以代世子之行。則豈特衛隊所未知。抑亦黑親王所夢想不到者。

予東裝訖。腰間更佩一寶刀。此寶刀裝飾精美。乃世子所常佩者也。薩巴德上下注視予良久。備極細致。旣而曰。是天佑也。幸真世子之喜剃鬚髻。若預爲假世子留一摹倣地步。

予問曰。彼世子何爲而喜剃鬚髻耶。

曰。是爲其從妹馥蘭公主。故世子與公主接吻時。不免以手思于思者。刺公主嫩頰。故薙去之。所以媚公主也。噫。毋再多言。吾儕可以行矣。

時達倫等亦裝束一新。其所服爲衛隊中軍官之服式。閱四分鐘。大佐薩巴德亦披戎服。舉呼約瑟。備馬至。予三人各騰身馬背。攬轡疾馳。而一齣非常之活劇。於是乎開始。

曉風涼爽。神志爲之一清。薩巴德沿途備告予種種事。如盧世子生平之歷史。家族之情形。以及學業。若何嗜好。若何言之縷縷。既詳且晰。而於既蒞思德宮後。一切禮數儀節。亦悉心指示。且曰。吾當隨侍君左右。跬步弗離。凡臣下之中。爲君所當與周旋者。吾亦必隨時指導。汝而周旋之間。禮數之高卑。情意之厚薄。尤須因人而施。各如分際。君悉視吾之面色神情。以爲進退可耳。再者。吾有一言叩君。君其爲天主教徒然耶。

予曰。否。予非天主教徒。

薩巴德呼曰。嘻。天乎。是則君乃異教中人。與吾國君臣非同道者。奈何。既而曰。幸吾世子對於宗教上事。本不甚措意。則事之關於宗教者。如典章儀節。不妨爲君

稍遷就。惟吾有一言切囑。君於吾國大僧正之前。務必貌爲恭順。勿稍懈怠。蓋大僧正近方與黑親王隱相爭競。互爲雄長。吾儕尤當以謙謹博大僧正之歡心。卽所以隱殺黑親王之勢。亦一好機會也。

言時。已抵霍佛堡車站。守站吏猝見新君至。頗極惶恐。達倫罕乃強抑心神。前與周旋。以爲掩飾計。未幾。汽笛一鳴。輪聲軋軋。則予三人已乘頭等車行矣。予探懷出盧世子之佩錶視之。則時針方指八時。又閱一時有半。從車窗外眺。則思德城中之塔尖。已隱隱在望。

大佐薩巴德執予手曰。此思德都城也。今在望矣。祝神天默佑。俾世子今日安居其中。前途無恙。言時。徐伸指按予脈。顰蹙曰。世子之脈息。似稍急促。予嘆曰。予非木石。寧能毫末不動於心耶。

大佐領首稱是。旋回顧達倫罕曰。豎子。汝豈病瘧。而乃戰栗若是。盍取瓶中酒飲之。或能已汝瘧。不然。卽此一端。已足敗乃公事。

達倫罕如其言取酒飲之。大佐曰。吾儕抵此較之預定時刻約早一旬鐘。是以此車站外尙無前來迎迓者。吾擬俟火車停後。卽馳往報告。俾若曹前來迎迓。而蘭君則！

予笑續其辭曰。而蘭君則腹饑欲死矣。汝馳往報告。而蘭君則入車站之餐室。稍進飲食。否則予豈第不能爲世子。抑將不能爲蘭君。

大佐亦吃吃笑。伸手與予相握。復爲前次之祝辭曰。願神天默佑。俾汝前途無恙。而今夜得安然還故國。

達倫罕聞之。亦進禱辭曰。願如大佐所祝。

旣而火車停。薩巴德與達倫罕一躍下。脫帽在手。恭候予下車。予以手整冠。口喃喃祝上帝呵護。旋徐步出車。立車站外之露臺上。少頃。人聲鼎沸。一時脫帽在手。紛紛趨集露臺前者。不可數計。同時有臣僕數人。導予入車站之餐室。面窗外望。則見衆人策馬飛奔。有往召軍隊者。有馳告大僧正者。有飛報於思德公密恰爾。

者喧呼奔走之情形。至爲雜沓。予匆匆進食。食竟。方飲咖啡。而鐘聲已大鳴。礮聲亦隆隆然繼起。於是軍隊奔集聲。百姓歡呼聲。及迎候官員之禱祝聲。萬聲齊起。予是時方寸之間。正不知是驚是疑。是喜是懼。卽予亦茫然不自辨矣。而大佐薩巴德則手曳予裾曰。少年乎。努力向前。毋稍恇怯。

第五章

予自餐室出。復徐步至露臺上。大佐薩巴德及達倫罕緊隨予後。予以一手探懷中手槍。一手撫佩劍之柄。而試其出篋之易否。時則有多數之達官貴族。環立俟予。其爲首者。爲一軀幹修長。狀態威武之老人。胸繫一紅薔薇花之黃色帶。薔紅薔薇爲盧烈達尼亞之國徽。故予之胸前。亦以紅薔薇爲飾。

大佐薩巴德低語予曰。是乃大元帥史叨根也。史叨根爲盧國名將。威著歐洲。予夙耳其名。今日乃得一瞻其風采。其立於史叨根後者。爲一身材五短。服紅黑色寬袍之人。大佐又低語曰。是乃吾國之首相也。

史叨根趨前迎予。口述忠盡之辭。並爲思德公代求宥恕。據言思德公忽攫小疾。不克來此迎迓。因敬俟予於禮拜堂云。其餘各官均趨前致敬禮。予一一相答。衆人面目間絕不露一毫猜疑意。予因是膽氣爲之驟壯。而達倫罕則尙面如死灰。當其伸手與大元帥史叨根相握時。予見其指臂顫動。猶瑟瑟如風中葉也。

予上馬時。大元帥親爲予執蹬。其各文官則乘車從予後。與予並騎而進者。右爲大元帥。左爲薩巴德。薩巴德爲予之武巡捕。在禮固當騎於予左也。俄而一行人衆。次第入思德城。城中凡分二部。一爲外城。一爲內城。外城之中。半屬幽雅之遊步場。且街衢廣闊。宅第高宏。其聚居者。大都爲上等社會中人物。至若內城。但就表面而觀。雖若市肆雲連。商賈輻湊。頗極蒸蒸繁盛之象。而此等市肆之後。則皆狹巷小街。窮居陋屋。大都爲貧民之窟穴。而亦盜賊之淵藪也。凡人民之居於外城者。多愛戴盧世子羅濤爾夫第五。而居於內城者。則多愛戴思德公。一城之中。儼若分爲二國。

予是時率衆赴大禮拜堂。行加冕禮。必經行內外二城。而後得達其地。蓋廬王宮在外城。而思德之教堂則在內城也。當予行過格朗德遊步場。及王宮左近之街市時。夾道居民。皆歡呼雀躍。奔走若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并綴以五色之燈彩。輝煌射目。路隅牆側。以及屋廊窗戶之間。觀者爲之擁塞。有歡呼萬歲者。有高唱頌辭者。有手執巾帕而搖曳之者。予則左顧右盼。以領首鞠躬爲答禮。更有無數之貴婦名媛。皆簇擁於樓上迴廊間。憑欄下矚。當予過時。咸高舉纖手。鼓掌如雷。並施其美妙之目光。逼注予面。旣而行近。則又爭以紅薔薇花。拋擲予身。香風繚繞。花雨繽紛。幾疑有無數之散花仙女下降矣。予至此。昂頭回顧。意氣揚揚。竟居然自命爲盧國之眞王。而忘乎其爲贗冒者。正瞻賞間。不圖偶一轉目。目光驟有所觸。遽大驚。手足失措。魂魄俱飛。予身幾爲之墮馬。此何故。則以見諸婦女中。有一顧視清高之少婦。方目注予面。顏色駭詫。唇吻翕張。若將高呼出聲者。少婦非他。卽予自巴黎啓程時。一路同行之伴侶。裴伯敦之意中人。毛氏婦。婉英是也。良

久良。久予驚魂始少定。乃疾伸手按予懷中之手槍。蓋脫彼失聲一呼曰。此非眞世子。則予且立殆。不得不防。

旣而外城將盡。漸及內城。大元帥史明根忽從馬上高擎一手。隨行之騎兵見之。立縱轡近予側。密繞於予之四周。俾旁觀者不得近。嘻。大元帥旣有此舉動。則內城人民對於盧世子感情之惡。可想見矣。

予故叩史明根。何爲忽發此命令。彼答曰。無他。惟以殿下萬金之軀。不敢不少加謹慎耳。

予聞此。遽勒馬不前。下令曰。凡軍士之在予前者。其各先行五十碼。而大元帥史明根。大佐薩巴德。以及隨行諸臣。其各止步於此。孤將於此五十碼以內。匹馬單行。以示孤之對待吾民。固自推心置腹。而無一毫疑慮之意者。

薩巴德前挽予臂。予揮去之。史明根猶豫不卽奉命。予正色曰。孤意如是。卿等豈猶未喻耶。史明根不得已。乃勉下令如予旨。大佐薩巴德覩此情形。不覺匿笑於

長髯之內。惟向予微微搖首。以示勸阻。蓋予脫被刺於中途。則薩巴德之處境。益將進退維谷矣。

既進內城。則街衢間一切情形。較之外城。果判如霄壤。衆市民始而竊竊相私語。繼而勉發高呼。以示迎迓意。惟一飯店之樓窗間。有一婦人。口中高唱盧烈達尼亞。自昔相傳之古語。曰。盧太子。赤者是。盧名邦。赤者王。予聞此古謠。卽脫予頭上之冠。以炫示予之赤髮。市民見之。則又高呼如前。

俄聞有譏嘲予之面貌者。有評論予之身材者。亦有婦女故作諂媚之辭。使予聞之者。縱言之。市民見予坦懷相待。攬轡獨行。而神情冷淡如故。略不爲之動容。然亦未有暴動之舉。予在馬上左右顧盼。見各家窗外。咸高張黑親王密恰爾之肖像。嘻。以此爲迎迓新君之采物。椎心刺目。真有使人難堪者。脫令彼天性卞急之盧世子見之。恐未必如予之豁達大度。一笑置之矣。

無何。行抵大禮拜堂。予下馬。舉步入門。陡覺勇氣爲之驟退。中懷惴惴。若不自主。

而兩目亦昏眊無光。幾不能覩物。惟彷彿見史叨根及薩巴德二人。仍緊隨予後。而冠服華美之衆僧侶。則恭迓予前。及塔風琴之聲驟作。洋洋入耳。旋見無數之公卿貴族。濟濟跼跼。簇立堂上。大僧正徐離寶座。趨前逆予。其左更有一男一女。並立以待。女則清才豔色。姿態天然。惟面色略帶灰白。頭上擁高髻。灼麗如霞。蓋其髮亦哀爾甫褒氏之赤色也。男則黑鬚黑髮。並黑其睛。惟兩頰頗爲紅潤。此卽盧世子之同父弟。黑親王密恰爾是也。予今日乃第一次見之。斯時予兩目雖昏眊。而視此一男一女。則獨清。第見黑親王甫覩予面。其紅潤之容顏。斗一變而爲灰白。手中所持之冠。亦廓然墮地。噫嘻。彼其意以爲盧世子早醉倒矣。胡乃得忽焉。蒞止。毋怪其驚惶失措若是。

予照例跽祭壇之前。由大僧正爲予行以油搽首禮。禮畢而興。從大僧正手中。接王冕而加諸頭上。然後照例宣誓。並當大衆之前。恭受洗禮。於時風琴之聲復作。而大元帥史叨根則命贊禮官朗聲宣告。謂盧世子羅濤爾夫第五。今登極而爲

盧國君主矣。

加冕禮畢。予頃所見赤髻如霞之少女。已由二侍女扶掖而前。將及予所立處。贊禮官高呼曰。是乃盧烈達尼亞王女馥蘭公主也。

公主鞠躬甚敬。出玉手承予之手。移近其脣而吮啜之。予中心惶急。罔知所措者。少時。旋省悟。急挽公主近予側。就粉頰而接吻者再。公主顏大頰。既而大僧正亦趨至。執予手行接吻禮。並遺予以羅馬教皇之勅書。予無柰勉受之。（羅濤爾夫非天主教徒。故不願受勅書。見第四章）

於時黑親王密恰爾至矣。其黝黑之容。更變而爲紅白相間之色。步履搖搖。若將傾跌。神氣尤倉遽。頻頻作左右顧。大類就捕之盜。而思突圍以逸者。方其以手承予手時。第覺其臂婉震顛。予手若將爲之彈去。旣而強以脣就吻予手。則又覺其雙脣燥裂。殆如龜坼。予回睨薩巴德。薩巴德復在長髯中隱隱匿笑。然而予弗敢少怠。亟舉手捧密恰爾之頰而吮啜之。此禮畢。予與密恰爾乃各如釋重負。

時予微睨衆人面。則顏色間皆深信不疑。無一人覺予爲贗冒者。卽馥蘭公主亦以眞世子視予也。其實予儻與世子並立於前。眞贗亦未必竟不能辨別。而今日所以得免猜疑者。則以此李代桃僵之策。實出衆人所萬不料耳。旣而諸貴族大臣及百執事。均前捧予手。行接吻禮。予一一酬答。疲憊殆不可堪。最後則各國公使亦次第進前致敬。而尤可笑者。則爲我英國公使陶波翰。其家居倫敦之格羅斯文諾區。予在國時嘗赴其家之跳舞會。殆不下二十次。然而此老瞠乎二目。亦竟盲如蝙蝠。卒未敢吐一言。謂與予曾經相識者。

大禮畢。予與公主共乘一車。自教堂還宮。歸途仍經內城。內城人見予至。口中咸三呼思德公。而置予弗顧。惟中有一人問其同伴曰。車中人何日行婚禮耶。其同伴遽舉手批問者之頰。而大號曰。我思德公萬歲。我密恰爾萬歲。馥蘭公主聞之。面頓赤。二目雖尙向前直視。而實則一無所覩。

予至是。反覺進退兩難。罔知所措。蓋盧世子平日與公主交誼若何。及愛情深淺。

若何。予既未及問薩巴德。薩巴德亦忘告予。故予不知若何待之而後可。正躊躇間。公主心神已稍定。乃謂予曰。羅濤爾夫。吾觀汝今日之神情。似頗有異於平日者。願汝亦自知之否。

予聞是言。亦並不駭詫。乃公主則又續語曰。且吾觀汝之容貌。亦較平日爲嚴重。惟稍露憔悴色。不及前此之豐腴。又汝平日胸襟高曠。嘗謂天下事不論大小。直無一足爲汝縈懷者。今汝詎已將平日之性情。幡然一變耶。

公主言至此。予益恍然於公主之視盧世子。實無異於予嫂薇孃之視予。而聖且旅館中母女之言。洵不我欺也。予惟默祝黑親王亦能以予待予兄勞勃德之心。待盧世子。退然息爭。而以公主歸世子耳。

予當時卽用極委婉之聲情。以問辭作答語。曰。設予果能將平時疎放之性情。幡然一變。而不復藐視天下事者。則公主心中亦爲之一快否乎。

公主急移首他顧。柔聲答曰。噫。羅濤爾夫。吾之見解。汝平日知之有素。尙何問爲。

予曰。吾至愛之。從妹乎。吾生平所遇。曾無若今日加冕之禮之足以困予者。嘻。甚矣。憊。

公主輾然微笑。頷首者再。繼又莊容低語曰。今日密恰爾之神情。汝曾留意及之否。

予曰。然。彼直如小丈夫然。悻悻不已。

公主曰。汝宜留意。且吾觀汝防禦之方。尙未周至。今而後願汝毋少疏忽。

予曰。知之。彼意中無非欲得吾之所已得者耳。

曰。然。勿聲。

予又曰。彼意中或者更欲得吾之所未得者耳。予言此時。目視公主。公主亦目視予。微笑不言。

有頃。車抵王宮。礮聲隆隆。角聲嗚嗚。百樂又一時並作。宮中僕役。咸被服錦繡。鶴立而候於途。予下車。扶公主登雲石之階。行新王正式入宮禮。禮畢。乃入席宴飲。

公主坐予右。大僧正坐予左。密恰爾坐於公主之次。大佐薩巴德則侍立於後。達倫罕亦隨同入座。而坐於予之前。予見其數數舉懷中香檳酒而鯨吞之。意者薩巴德火車中以酒止癩之言。彼猶未忘。故欲藉此懷中物。強制其戰栗耳。

第六章

席終。薩巴德與達倫罕從予入更衣室。予憊極。不覺儼然倒臥於安樂椅中。薩巴德則出其煙管。燃火吸之。彼於今日之成功。雖未嘗出一言以相慶。然其容態之間。頗露快然滿足之意。達倫罕既幸大功告成。復爲香檳酒所鼓舞。心膽爲之陡壯。較諸日間。殆判若兩人。彼謂予曰。蘭生狄爾君。今日之舉。足爲汝生平一大紀念矣。吾亦安得於十二小時內。南面而受朝賀。享此意外之幸福。如汝今日也耶。雖然。彼黑親王之狠心毒計。此後必且更甚於曩時。不可不備。是皆由今日君與公主言語太多。綢繆太甚。故不免益增其憤恨耳。

予嘆曰。噫。美哉。此公主也。

薩巴德陡又吼聲如雷曰。吾願汝毋復戀戀彼女。且吾問汝。汝已準備啓行否。予聞言。又不禁微嘆曰。唯行耳。

時正傍晚五句鐘。屈計至十二句鐘時。則予蘭氏將仍爲一介平民矣。予因與薩達二人戲言及之。

薩曰。吾以爲汝此時猶得視息人間。未爲鬼物。不可謂非微天之幸矣。吾今日入城時。恆惴惴然。恐予首脫兩肩而飛去。且適間密恰爾已得聖旦來信。汝知之否。彼得信後。卽獨自退入一室讀之。及出。則見其神色昏昏。若被重崇者。

予聞黑親王已得聖旦信一語。乃大驚。於是急欲出宮。不復能少待。卽謂薩曰。吾儕立刻啓行。如何。

薩反就坐椅中。徐答曰。苟欲出城。必先預備一執照。蓋密恰爾爲此間巡撫。稽察甚嚴。萬一中途有所阻礙。而吾儕又未持執照。則事敗矣。今俟吾繕寫執照畢。更請汝簽名其上。然後可得耳。

予曰。嘻。大佐。予非生而習騙術者。縱能冒爲盧新君其人。然焉能復冒爲其筆跡。薩巴德乃自囊中出一紙。曰。是卽盧新君親筆所簽字也。復從囊中摸索少時。更出一紙。曰。是乃備以映寫之薄紙。汝苟未能摹仿其筆跡。則吾請於十分鐘內。代汝爲之。

予笑曰。君於騙術一道。所受教育。較予爲深。君試爲之可也。

旣而映寫成。果與盧新君親筆無異。大佐乃諄囑達倫罕曰。吾之行後。脫有人來此求見。則汝可告以主上疲憊已甚。早經就寢。必待明晨九句鐘。始能接見。汝知之否。

達曰。知之。

曰。倘密恰爾猝然趨至。固求入覲。則汝尤當力却之。

達曰。若是。則未免啓彼之怒耳。

曰。無論如何。必不可縱之入。倘吾輩旣去之後。而寢門弗謹。被外人攔入。則迨吾

輩歸時。不復能覩生達倫罕之面矣。

達毅然曰。唯唯。知之。無庸君瑣瑣。若先生之教弟子也。

薩乃顧謂予曰。汝速將此寬大之長袍。密裹於身。並以此平頂之輓帽。低覆於首。偽如吾之親隨走卒。而從吾至聖且也者。同行可也。

予曰。尙有一事。似未籌備。此間詎有一馬匹。能載予至四十英里之遠者耶。大佐曰。毋憂。此等良馬。此間既有其一。而聖且射的房更有其一。可備用也。

達倫罕乃出手與予相握。堅囑珍重。並期後會。大佐乃呼曰。行矣。行矣。

言已不趨至門側。而反趨近一牆牆。卽在更衣室內。予見其舉手輕按牆上之花板。而顧謂予曰。昔先王在日。予卽稔知有此矣。言時。花板忽啓。大佐入。予從之。則爲一狹隘之甬道。長約二百碼。行移時。卽抵一堅厚之橡樹門。大佐投以鑰。門闢。則予等已在一幽僻之街道中矣。此街正沿御花園之後。有男子一人。立街中。手控二馬以待。馬一爲栗色。體甚雄壯。一爲櫻色。骨格亦佳。薩巴德揮手令予跨栗

色馬。而彼則跨櫻色馬。並不與控馬者作一語。攬轡徑行。時則思德城中人聲喧鬧。爲新君登極。家家預備燃燈張宴。互相慶賀。予等不敢由大道。專擇僻路而行。予身上自兩頰以下。並嚴裹於長袍之內。而予赤色之髮。則爲平頂之軟帽所掩。絕不露絲毫形迹。薩巴德且令予俯伏馬鞍間。俾予之背與馬背若相并爲一。以故遙見者。幾不知此栗色馬上之尙有人在也。一路進行。初無所遇。惟在一狹巷中。遇無賴數人。及散步消遣者數輩而已。時禮拜堂歡迎王城之鐘聲。尙鏗鏘未已。爲時雖在六句鐘有半。而天光尙未甚曠黑。厥後行抵城門。大佐低聲謂予曰。汝可將軍器預備。彼守門吏尙向吾輩喋喋。吾輩當立擊殺之。予卽以手按懷中槍。而薩巴德則往呼守門吏。應聲而出者。乃爲一年在十四五齡之幼女。謂薩曰。先生。吾父以今日爲新王登極之期。此時已仰瞻天顏去矣。予聞言。私心竊幸。是真天相吾儕也。薩巴德則佯謂之曰。汝父乃身有職守之人。胡得擅離此以去。

女曰雖然。吾父行時嘗囑吾謹守此門。毋許擅啓。

薩下馬曰。小女乎。汝父果有此言耶。然則汝其授吾以鑰。

薩見女手中持有城門之鑰。遂卽與以克郎一枚。而謂之曰。此間有國王之勅書。在待汝父歸時。汝卽示之。以此言已。急回首呼予曰。衛卒速下馬啓門。

予一躍下騎。啓門。卽牽二馬出。仍復闔之。薩低語予曰。今日之事。脫爲密恰爾所知。則此守門吏必不免重譴。雖然。吾儕此時去城尙不遠。祇宜徐步。不可疾行。以避旁觀之耳目。

旣出城。一路殊無甚危險。城外居民皆闔戶歡飲。以慶新君卽位之盛典。顧萬不料此新君忽爾下淪。廝養而策馬過其門外也。未幾暮色漸濃。則吾儕之馬行亦漸速。予所跨馬。信稱神駿。其負予在身。不啻輕如一羽。是夜天色晴明。月輪漸上。隨予二馬而行。予與薩巴德途中不甚交談。惟嘗問以一語曰。黑親王今日旣接得聖日報告之文。但不知此中所述者。究爲何事。

薩答曰。此予亦莫從窺測耳。

既而抵一旅館。人馬並稍進飲食。約費去半小時。予不敢入旅館門。但在廐中小立而已。厥後跨馬復進。約又行二十五英里之遙。薩巴德忽爾勒馬止步。呼予曰。聽之。

時已九句鐘有半。一路中頗爲幽寂。予凝神側耳以聽。則覺背後似隱隱有馬蹄聲。蓋是夜風勢頗急。而適從予背後來。故聲隨風至。聽之約略可辨。予乃目視大佐。噤不能言。

大佐遽以距刺馬曰。走耳。放轡大奔。予從之。馬迅走如飛。迨第二次止步以聽。則背後之馬蹄聲。已不可聞。乃復稍稍緩步。則又漸聞薩巴德乃一躍下騎。帖耳於地者少時。旋謂予曰。來者爲二人。與吾等相距約止一英里。所幸者路途曲折。且風勢助吾。彼等之蹄聲。能入於吾儕之耳。而吾儕之蹄聲。彼等未必聞之也。予等乃復縱馬行。厥後已抵聖旦。入一森林。林中途徑尤極曲折。古木槎枒。障蔽

數里。故吾儕無由望見來者。而來者亦不能窺視吾儕。

閱半旬鐘。抵一歧路。薩勒馬曰。由右路行。卽吾儕所欲往之地。由左路行。則爲抵黑親王宮城所在。此二路約各八英里也。少年乎汝。且下馬。

予詫曰。若是。則將爲追者所及。

薩不答。但頻頻促予。予不得已從命。此處林木尤稠密。直及大道之邊。沿而止。吾儕牽馬至一樹下。各取手帕緊蒙馬之二目。而身卽植立其旁。予低問大佐曰。汝得毋欲一窺來者爲伊誰耶。

大佐曰。然。予欲知其爲伊誰。並欲察其何往耳。

時薩巴德探取懷中槍。緊握在手。而馬蹄之聲。已漸近漸行。一輪明月。懸空如鏡。遠近照耀。一白望之。頗了了。幸地土堅燥。予等來時。並未留有蹄痕。

薩低語曰。若曹至矣。

予曰。是必思德公也。

薩曰。予亦云然。來者果思德公。其後從一壯漢。厥名麥克華。乃闖者約翰之兄弟。行而思德公之心腹侍衛也。思德公既抵歧路口。卽勒馬不前。予見大佐手按槍機。遙擬思德公。作欲擊狀。予急揮手止之。大佐微頷。俄聞思德公問其從者曰。何適而可。

麥克華語曰。願殿下且歸藩邸。庶可一審此事之詳情。

思德公猶豫少時。既而曰。予固聞此間隱隱有馬蹄聲。

麥曰。某似未之聞。

思德公曰。汝必阻我勿往射的房。果何意者。

麥曰。某恐其中或有不測耳。設諸事就緒。則去又何爲者。

是時黑親王所跨之馬。忽然長嘯。予與大佐急脫長袍。各蒙馬首。緊持之弗釋。而
以一手擎槍。擬準敵人。設此二馬。聞其同類之嘶聲。而亦劃然長嘯者。則黑親王
不爲吾儕所殺。卽吾儕爲若輩所擒矣。

思德公至是遽以距刺馬疾奔而去曰然則赴聖且耳。

薩巴德尙擎手中槍遙指思德公之背神情激切若深悔不早擊之者予覩此狀殊忍俊不禁約越十分鐘薩始啓口曰彼從者勸其主謂所事果就緒奚必赴射的房否則其中或有不測是可知聖且寨中之羽黨必嘗以所事就緒一語報告密恰爾也。

予曰所謂所事就緒者果何事耶。

薩蹙額曰是惟上帝知之耳吾安從知之。

吾儕至此乃復上馬極二馬未盡之力飛馳上道此後八英里中予與大佐各嘿嘿無言予中心尤惶惑私忖所謂就緒者果指何事反覆推求終不得其解既而射的房已瞭然在望刺馬復前直抵門外則見景象幽寂闐無一人吾儕匆匆下馬薩巴德忽前握予臂而以手指地上曰試觀之。

予俯視則見地上有手帕五六方已裂成片片隨風作蝴蝶飛予不解回顧大佐。

作疑問狀。

薩曰。是卽我先時用以縛彼老嫗之手帕也。君尙不悟耶。速繫二馬而從我入。薩直前撞門。門闢。同步入室。卽昨宵聚飲之處。則見殘餚空樽。猶狼藉如故。

大佐至此色頓變。疾謂予曰。趣來。乃出室。從長廊中飛步向地窖。窖門已洞然大闢。予曰。噫。若曹已獲彼老嫗矣。

大佐曰。是何待言。觀於門外遺棄之手帕。早知之矣。

於是疾趨。至是窖之對門。門闔如故。一切與吾儕啓行時。都無稍異。予私慶曰。主上殆無恙也。

大佐忽厲聲發誓。面色疾變如死灰。復以手指地。予急視之。而見地上血跡殷然。自此窖門外。直達於長廊之間。斑斑可數。薩巴德惛然如暈。背倚於對面之牆。而予則以手啓門。門鍵不可闢。

大佐喃喃曰。約瑟何在耶。

予則曰。主上何在耶。

大佐探懷出一酒瓶。就唇吸之。予則疾奔回餐室。自爐旁攫一撥灰之鐵棒。復反身至原處。力棒其門。並出手槍對準鎖眼。發彈擊之。鎖裂。門乃闢。

時大佐猶背倚壁間。癡立不動。予呼曰。速界予以火。

大佐此際悲懼情形。自較予爲甚。蓋大佐愛主之心。至深摯也。至於畏怯。則大佐生平實未嘗有。予敢斷言之。試思窖中人關係若何之重大。而生死存亡。正未可必。凡人當此。寧有不慄慄危懼者。予於是乃自往取一燭臺。劃火燃之。攜以入。顧予手亦顫甚。如罹風病。蠟淚點點。時沾落臂腕間。若不能自主。予尙如是。自毋怪大佐之驚惶欲死矣。

既及窖門。則見血跡漸進而漸黑。直及於窖中。既入。擎燭過首。照見酒罇無數。而蜘蛛懦懦然。爬行壁上。又見有空瓶二。棄置於旁。復進至窖隅。一俯首。瞥見一人仰臥地上。肢體僵直。頸有刀痕。鮮血尙涔涔然未止。予至此。不覺蹠其身旁。祝此

忠臣之魂魄。早依天帝之左右。蓋此人非他。卽彼忠義之約瑟。以保衛主人。故而
被殺者也。

方予踞時。忽覺有一手力按予肩。急回顧。則見大佐二目閃閃。驚懼之容。殆不能
名狀。發出啞啞之聲。低問曰。主上耶。噫。嘻。天乎。是主上耶。

予投燭於地而答曰。否。主上乃不在是。

第七章

予以手力挽薩巴德之腰。扶之出窖。闔既破之窖門。相將入餐室。各靜坐無語者
可十分鐘。薩巴德舉其手。頻頻摩抄其二目。旋復作一欠伸。而神志遂豁然以醒。
聞爐架上鐘聲方鳴一下。乃起而頓足曰。噫。若輩已獲我主矣。

予曰。然是卽彼黨報告中所謂所事就緒者也。第吾不知密恰爾之得報。在何時
耳。

薩曰。是必在今晨。聖日寨中之繕發此報告。必在未聞汝抵思德以前。

予曰。然則密恰爾之藏報而不敢言者。自清晨直及於暮夜。此全日中。不獨予一人悶苦。卽彼密恰爾之悶苦。且更甚於予也。噫嘻。

予言已。卽起立曰。吾儕當速返。立起。思德全城之軍隊疾馳至此。以擒此黑親王。薩巴德徐徐取煙管。燃火而吸。其狀甚閒。

予敦促曰。吾儕閒坐於斯。不速爲之計。太子或且被戕。

大佐仍無語。旣而曰。可殺哉。老嫗恨我不早斃之。致敗乃公事。噫。我知之矣。聖日。塞軍隊之來。意本在誘致太子。乃以此老嫗之叫呼。惹起若輩之注意。而太子遂落其手。設吾儕非先時行者。則我也爾也。達倫罕也。此時我三人之魂魄。早依於上帝左右矣。

予曰。太子若何。此時果安在。

薩曰。是烏從知之。

予又力促之行。薩屹坐如故。旣乃捧腹大笑曰。雖然。彼黑魔密恰爾亦已爲吾儕。

所挫矣。吾儕必再挫之。少年乎。今宜速從我返思德。國不可一日無君。

予曰。君安在。

薩曰。非他。卽謂彼今日已經加冕之君耳。

予曰。噫。汝其狂矣。

薩曰。設吾儕今返思德。而以此贗冒之計。揭示衆前者。則吾儕之性命何如。

予曰。死耳。

薩曰。盧太子之王位。又何如。以彼盈廷親貴。全國人民。既被太子所欺。寧復肯以王位奉太子。蓋太子者。當加冕之期。以沉醉不醒之故。而令臣僕扈代者也。盧國臣民。疇復願有如是之新君者。

言至此。卽起立。至予前。以手拍予肩曰。少年。汝旣以丈夫之行爲。代太子卽眞。尙望汝以丈夫之行爲。救太子生命。汝其速從我返思德。暖茲寶座。毋令生寒。予曰。奈思德公已知之何。且思德公之爪牙亦並知之矣。

大佐不待予辭畢。復嗥聲如雷。作得意狀曰。彼輩雖明知之。然祇能存之於心。而不敢宣之於口。噫嘻。吾更有以制之矣。彼輩苟欲發汝之隱。必先自發其隱。彼輩詎能號召於衆曰。此非真太子。真太子之身。已爲吾儕所匿。彼非病狂。寧肯作是言者。

予聞言乃恍然。知大佐之言。不爲無理。黑親王苟欲揭破予之所爲。卽不得不申明真太子之所在。苟欲申明真太子之所在。卽不得不牽涉己之所爲。此種種陰私。一經宣露。則其篡謀王位之計畫。亦歸無濟。方深思間。大佐又促予曰。此時之光陰。雖分寸亦不可虛擲。綜言之。思德城中。不可一刻無君。否則二十四小時之內。思德城卽爲彼黑魔所有。至時太子之生命。將不值毫髮。而王位亦永永失矣。少年乎。趣往趣往。

予曰。儻彼輩殺太子者。則柰何。

薩曰。汝不往。則彼輩真將殺之矣。

予曰。儻彼輩已殺太子者。則又柰何。

薩曰。天乎。誠如是。則汝之血。亦通於哀爾甫褻氏之血。與密恰爾同。卽請汝永爲盧國之君。奚不可者。惟我終不信若輩已殺太子。以爲汝一日在位。若輩必一日不殺太子。蓋彼詎肯殺其眞者。而轉令質者。得以永永居位耶。

予聞言。不覺領首稱然。深佩大佐識見之精確。而大佐又促予曰。行矣。行矣。倘再遷延不去者。彼輩一至。立刻被擒。直如囊中捉鼈耳。

予是時正當少年好事。亦不復深思。竟允之曰。薩巴德。然則予再一試耳。薩大喜曰。可兒哉。蘭生狄爾也。今且出而一視吾儕之馬匹。尙在門外否。予曰。且緩。吾儕必葬約瑟而後行。

薩曰。恐無及矣。

予曰。必葬之。

薩恨曰。我則急急。而汝乃！旋轉語曰。然則我且出觀馬匹。汝則往窖中。速昇約

瑟以出。惟爲時太迫。掘穴亦不能深。祇得以浮土薄掩其屍而已。噫。可憐哉。此忠義之約瑟。

予既負約瑟尸。身出置射的房中。方欲覓鐵鋤爲掘土計。而大佐亦返。欣然曰。馬匹均在。吾無憂矣。至於掘土之役。吾儕可不必躬操其勞。少年乎。汝試從我出而一視。

薩引予至門前。時則月色將沉。昏黃中遙見三百碼外之大道上。有衆一羣。顯係從聖日來者。衆約七八人。步騎各半。肩背間多荷有鋤鋤之屬。始知大佐之言不謬。蓋彼輩之來。特欲掩埋約瑟之屍。以爲滅跡計。予乃謂大佐曰。予意必欲一擊之。而後快。

薩曰。噫。汝乃欲爲約瑟招同伴。以慰其夜台之寂寞耶。雖然。茲事殊險。願陛下珍重。薩言已。吃吃作乾笑。

予弗爲動。必欲試擊之。薩曰。然則我當示汝以殮之之法。言已。立闔其門。導予從。

屋中行。及於後戶。戶外卽馬匹所在。又見屋之四周。有馬道一。可容馳騁。

薩曰。備汝手槍。

予曰。否。必以刃。

薩笑曰。嘻。汝今夜乃渴甚。必欲飲人血以爲快耶。

於是予二人皆上馬。各拔佩刀。靜待可一二分鐘。聞前門之馬道上。有得得蹄聲。旋截然止。大佐呼曰。可縱轡矣。予二人乃各以距刺馬。馬大奔。瞬息間。已及前門之外。而入於衆中。予雖未見薩。巴德下手。而薩事後告予。謂是時實手斃一人。予則舉刃力劈一騎棕色馬者之首。其人中刃。卽仆地而死。

予復反身力刺一巨漢。此巨漢方與予對面。予右手似尙有一人。然予弗及顧。予一手刺馬使奔。一手舉刃。洞貫巨漢之胸。巨漢手中槍已轟發。彈丸掠予耳而過。耳皮觸彈似微傷。顧亦不覺痛。心中惟恐其還刃擊予。乃久久刃弗至。予以是知其已被予刃而墮地也。轉瞬間。予馬已逐於大佐之後。相距約二十碼。大佐回顧。

予因舉手示以無恙。不料適有一槍彈至。直擦予指。指涔涔然血下矣。一槍甫過。第二槍又至。續續發不已。幸若輩所持者非來福槍。故不能及遠。一剎那間。吾儕已脫險矣。薩巴德乃大笑曰。我殺其一。而汝殺其二。是誠大快事。小約瑟不患無伴矣。特是彼未死之三人。本擬掩埋一約瑟。而今又益以三人。未免太勞苦耳。雖然。吾不知彼輩亦曾識破汝否。

予曰。彼巨漢已識破予。方予刃刺其胸。第聞其失聲呼曰。噫。此主上也。

薩曰。佳佳。是又足以苦密恰爾矣。

吾儕駐馬片刻。因裂布裹予傷指。蓋予指是時流血頗多。而痛亦頗劇也。既而策騎更進。竭二馬之力。馳騁不稍懈。未幾。天光已破曉。氣候極寒。見道旁一農家已起。遂向之求食。並飼二馬。予則佯爲齒痛。以長袍緊裹頭面。不令人窺見。食已復行。則思德已在望。時未及九句鐘。城門已啓。吾儕洋洋而入。路上除予二人及二馬外。更不見有行道者。蓋昨宵家家慶祝。宴飲盡歡。故是時尙流連黑甜鄉未返。

也。迨既抵王宮之小門。則見薩巴德之老御人。尙延頸以待。

比見予儕至。亟前問曰。大佐。一切無恙耶。

大佐領之。御者乃趨前。捧予手而吮啜之。忽驚曰。噫。主上胡爲而傷指。

予下騎答曰。是不足慮。予以匆忙中。手指誤闔於門。而致微創。

薩謂御者曰。謹記之。昨宵之事。不可宣洩。雖然。我可愛之佛拉兒。性忠良而更事久。當毋待我瑣瑣也。

佛拉兒聳肩答曰。是亦尋常事。凡少年皆喜馳騁於外。詎至國君而獨不然。薩巴德笑領之。蓋佛拉兒固以予爲眞君主。並以予昨夜之微行。意乃在走馬夜游耳。薩巴德啓鎖。仍從原路至更衣房。闢門而入。則達倫罕仍身衣禮服。展四肢而仰臥榻中。聞吾儕人。乃立驚醒。一躍起。趨前向予一視。卽失聲歡呼。長跽於地。緊握予二手曰。謝上帝。謝上帝。陛下固無恙耶。

予至此頗爲感動。由是可知盧太子之爲人。縱不免少有缺點。然能使臣子傾心。

愛戴。至於如此。則亦自有其可敬者在也。當時予默爾無言。不忍遽破達倫罕之幻夢。顧大佐則無此感情。遽以手撫髀而號曰。妙哉。吾儕大有可作爲耳。達倫罕茫然仰視。旋見予被傷之手。復呼曰。噫。陛下乃受創矣。予曰。是不過肌膚之浮傷耳。語已。卽囁嚅不復續言。

達遽起立。面色惘惘然。握予手。向予周身上下。察視數四。歛然捨予手。倒退數武。身搖搖欲跌。大呼曰。主上安在。主上安在。

大佐呵曰。止。笨伯。汝勿聲。汝胡爲若是其高呼。不虞賈禍耶。

陡聞門外有剝啄聲。大佐疾握予手曰。趣入寢室。脫汝冠。去汝履。並登汝牀。以被緊裹全身。勿令露毫髮於外。

旣而門闌入者爲一狀貌恭敬。丰神奕奕之少年。自稱奉馥蘭公主命。來詢起居。並問陛下昨日辛勞。夜眠尙安穩否。

予聞之。亟答曰。敬謝我妹。汝歸報公主。謂予身軀安適。一如平時。

大佐亦曰。主上昨夜安眠達旦。今始醒也。

予聞言。幾欲失笑。乃強忍之。少年退。達倫罕面色仍如死灰。低問曰。豈主上已死耶。

予曰。天乎。何至此。特已入密恰爾掌中耳。

第八章

爲國君難。爲贗冒之國君尤難。是日大佐舉一切事宜。凡爲予所應知而應爲者。一一告予。費時可三小時之久。旣而首相入見。朝對又歷三小時。旋詢及予指上創。予飾辭以對（飾辭見後文與密恰爾問答中）然因此又詢及予從前田獵之經驗。予謊辭間作。支吾甚苦。願因此手創而一切章奏文件。可無庸躬自握筆。而予之字跡。與盧太子差異之處。卽因是而獲免於破露焉。是不可謂非因禍而得福也。旣而法國公使入覲。面呈國書。此外交中人。雖盧太子亦非素稔。故予酬對之。尤甚易。

朝見既畢。予乃退而就膳。命新僕具酒。此僕乃予所鄭重挑選。以繼約瑟之任者也。席間互相計議。達倫罕擬急攻密恰爾。大佐則堅持不可。予亦不謂然。達曰。不急攻之。我主且爲所殺。

薩曰。殺乎。吾以爲彼未必直接殺之耳。

達曰。然。今者彼黑魔已從聖且返思德矣。而從之者。止六數中之三耳。試問更有其三。究何所事而不來。不從可想耶。

大佐聞言。遽以激切之聲情問曰。彼從思德公至此者。果止六數中之三耶。斯言確否。

達曰。確。吾止見其三耳。敢斷言之。

大佐忽歡呼曰。若是。則我主尙無恙也。蓋彼未來之三人。乃留於聖且以監守之耳。

達倫罕聞之。亦恍然大悟。愁容爲之一變。欣然曰。是矣。是矣。汝言良然。

予曰噫。二君作何啞謎。予實弗解。所謂六數者。果何物耶。

薩曰。吾料汝不久將一一識之矣。蓋黑親王蓄死士六人。爲腹心爪牙之用。其三人爲本國產。此外則一爲法人。一爲比利時人。一爲汝英人也。

薩言已。復顧問達倫罕曰。彼同來之三人。究爲誰者。

達曰。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耳。

薩曰。此三人皆外國產。彼挈之來。而留本國產之三人居守。是可知六數者。雖皆密恰爾之心腹。然其信託異國人。究不若信託本國人之深。而因此益可知主上之尙在也。

予問曰。然則昨夜赴射的房者。其中乃無一六數在耶。

薩作黠笑曰。我正恨其非是耳。如其是也。則今日之存者。止四數而非六數矣。予是時胸中早經定計。苟欲去思德公。則此時必先假以辭色。遇以隆恩。使國人咸曉然於予親親之誼。未嘗不重。而他日釁隙既開。國人必皆責思德公之跋扈。而

不至來燃萁煮豆之譏。雖然。予終冀其能免於形迹上之爭戰。最爲上著。蓋此事關係廬太子名譽非輕。固宜於隱而不宜於顯。宜於暗爭而不宜於明鬪也。

膳畢。予命備馬。達倫罕隨侍同行。出幸馥蘭公主之邸第。當予行於御花園外之蔭路時。臣民夾道而立。咸向予致敬。更歷數街。予見道旁有一賣花少女。乃止步。以一金餅向之購花數枚。予之爲此。意在藉是招惹人民之耳目。已而追隨予於後者。殆不下四五百人。及見予止於公主邸宅之外。則皆高呼萬歲。歡聲若雷。蓋公主素得民心。據首相告予。謂予之戀愛公主也愈甚。則百姓之愛戴予也亦愈深。苟予能早日與公主締婚。則王位可以永固。此首相忠盡之辭。誠爲可感。然不知予所處地位之難也。予今日之親臨公主邸宅。卽暗從首相之言。而達倫罕尤極贊成。其雀躍之情形。直令予爲之詫愕。既乃知所以然者。則公主之女侍史伯爵夫人（西國王后及公主等多以貴夫人爲侍）乃達倫罕平日所鍾情。故急急欲藉此以圖一見耳。

予既入公主室。侍從之臣。例不得入。達倫罕乃轉得藉此與史夫人在廳中相晤叙。二人交頭促膝。情意甚濃。雖人民圍視於門外。邸僕往來於廳前。而二人弗爲意也。

予與公主既就坐。公主曰。陛下今日身登王位。尊榮極矣。然予則幾忘陛下爲九五尊也。

予答曰。予雅不願卿以禮文相周旋。且尤不願卿之呼予爲陛下。

公主目視予少時。乃曰。然則我榮幸甚矣。羅濤爾夫。昨我謂汝容顏似異於昔日。乃今觀之。良信。

予頷之。然不欲以此爲談話之資料。遂以他語亂之。曰。予聞吾弟已返思德。彼前日之夕。殆出而遊騁。然耶。

公主微笑。答曰。然彼已返矣。

予微笑曰。觀彼舉動。似不能久離思德者。雖然。予固樂與彼親近。彼居此。則相見。

自較易耳。

公主聞言。作訝異色。曰。汝言信歟。

曰。彼居此。則予觀察其舉動。亦較便耳。

公主曰。然則汝不以從弟密恰爾所居之！

予截其辭曰。噫。卿乃呼之爲從弟密恰爾耶。若予則呼爲思德公而已。且卿與相見時。亦呼之爲密恰爾否。

曰。然。此乃汝父在日所命也。

曰。予知之。今日卿其更遵予命何如。

曰。汝亦命我呼之爲密恰爾耶。

曰。然。吾儕之待密恰爾。固宜倍極親愛耳。

曰。然則汝亦許我接見其心腹友否。

曰。得毋謂六數乎。

曰。噫。汝亦稱之爲六數耶。

曰。予亦人云亦云耳。雖然。卿所願見者。則見之。否則毋得勉強。是則予所命也。

曰。然則舍汝一人外。我殆無願見之者。

曰。是乃予之厚幸。所求之而不得者。然欲以此爲予之命。則予非惟不敢。抑亦不能。

是時門外歡呼聲大作。公主急趨近窗前。面外而立。藉以答人民之敬意。而黑親王亦適於是時命駕而至。

公主顧謂予曰。思德公至矣。

予微笑無言。公主乃歸座。約閱十分鐘。以惶惑之聲情叩予曰。汝欲激怒密恰爾耶。此豈得謂爲明哲。

予詫曰。是何故耶。予又何爲而激怒之。

公主曰。無他。以汝使之久待於門外耳。

曰。噫。予又何嘗使之久待於門外者。

然則汝其許彼入此耶。

是何待言。卿苟許之。予何不許。

公主詫視予曰。異哉。汝胡善忘乃爾。吾與汝同在室中。密恰爾雖至此。例不能通報。此故事也。

予曰。噫。予已忘之矣。設我與他人在室。而卿忽至。則卿可立使人通報否耶。

公主曰。此汝詎有不知。而乃問我。我苟來。無論汝與何人在室。在例可以立命人通報。此則以吾儕並爲王室之正支故也。言已。乃詫視予不止。

予深恨達倫罕。不先以此例告予。因飾辭以對曰。此等無謂之成例。予早忘之矣。雖然。予當有以補予之過。言已。立起手自關門。趨至廳前。則見密恰爾傍桌而坐。面上蹙然有不豫色。餘人悉旁立。惟彼厚顏之達倫罕。仍坐安樂椅中。與史夫人綢繆未已。

密恰爾一見予至。急起立。迎迓甚恭。予伸手。密恰爾趨前一握。予乃又擁抱之。以示敬愛。禮畢。挽之入內室。謂曰。弟乎。設予早知弟至者。則當立請於公主。卽時出迎。斷不使弟稍待片刻也。

密恰爾稱謝。惟狀殊落漠。蓋雖以彼之巨奸。而喜怒之情。亦不免稍露於顏色。予因得窺知其恨予之深。而方予與公主相對時。則媚嫉尤甚也。旣而曰。噫。陛下之手創矣。言時。貌爲非常關注者。

予曰。然。予偶與一蒙谷利犬（卽雜種犬）相玩弄。遂致遭其毒噬。蓋此等犬性至無常。殊爲可恨。此雖予之託辭。顧亦欲藉此以挑逗之。

密恰爾但作乾笑。狀頗難堪。注其黑色之目於予面者久之。而馥蘭公主則焦悚形於顏色。叩予曰。此傷可無妨否。

予曰。無妨。脫予任彼肆噬者。則安危正未可定。

公主曰。然則此犬當已撲殺之矣。

予曰。尙未現方俟此嚙之結果耳。設其果能致害者。則此犬必無幸。

密恰爾曰。所謂無幸者若何。

予曰。痛擊其腦。使不復能爲人害耳。

公主仍以激切之聲。情半規而半問曰。汝他日當不至再與此犬玩弄矣。然否。予曰。或再與一玩弄。未可知也。

公主曰。再玩弄之。則彼或且再肆其嚙。

予微笑應曰。或然。

言至此。予恐密恰爾羞憤之極。或且報以無禮之言。使予未便含容。則事且決裂。蓋予意終不願與彼有形迹上之爭戰。予乃止弗言。而深謝其於加冕日種種歡迎。並以射的房相假之盛意。然密恰爾竟未之答。驟然起立。託辭告別。予蓋知其羞憤之心。固已忍無可忍矣。顧行及室門。猶復止步。謂予曰。臣有客三人者。渴欲一瞻天顏。茲方在前室中也。

予乃與之攜手至前廳密恰爾招此三人者使前曰此三人者乃陛下最忠蓋之臣僕而亦臣最親信之朋友也

予頷之曰佳佳予甚喜得與此三人相見既而此三人一一前吻予手予審視之見所謂杜高德者身長而瘦髮森然上聳短鬚大類蠟製之絲波蘇尼則軀體肥碩年才三十許最後至者爲英人達德嘉面狹長髮披剪甚短膚色殆如紅銅肩膀闊而兩足細長望而知爲善於技擊者而察其面容知譎詐尤甚予因操英語與相問答而故雜以外國口音達德嘉面似微笑然瞬卽忍住予因是知其必預聞祕謀心中明知予爲贗習之盧國君王但不肯稍露耳

黑親王及三人者既退予亦與公主握別公主低聲諄囑曰羅濤爾夫汝其自慎並望汝勉思我言

予故問曰卿欲予慎於何事耶

公主曰汝詎不知之尙何待問惟願汝深思汝之生命所關於！

予曰。關於何事耶。

曰。關於盧國者。綦大耳。

予又柔聲故問曰。所關者。寧止盧國而已耶。

公主面頓赤曰。關於汝親戚者。亦綦大耳。

曰。寧止親戚而已耶。

公主無奈低聲曰。關於汝妹者。亦綦大耳。汝妹固汝忠誠親愛之臣僕也。

予聞言。竟不能復答。惟有捧公主之手。而一再吮啜以報之。然中心則自恨非盧國之真君主。且更自悔不應如是作爲耳。

既出。達倫罕尙與史夫人綢繆未已。及舉首見予。始肅然起立。從予歸。

第九章

越日。薩巴德入室。擲一書於予前曰。此誰致汝之書。而酷似出於女子手筆者。雖然。今我尙有他事。當先白汝。

予問曰何事。

曰主上果陷於聖且寨中也。

曰汝鳥從知之。

曰。昨我偵察之餘。知密恰爾爪牙中。其本國產之三人。所謂勞恩該。裏斯日。羅亨超者。果並在聖且寨。是主上必陷身其中。故留此三人防守之耳。

予曰。然則奈何。

曰。達倫罕則主張起全國之師。立率往以攻聖且寨。

予曰。汝意何如。

薩曰。果爾則非第不能活主上。恐適以速之死耳。

予首肯。又問曰。汝料主上陷身於黑親王之藩邸。其理由。卽向所言者一端歟。薩曰。此外則聖且寨之懸橋業經扯起。凡不奉黑親王命令。或羅亨超之允准者。則概不能入。蓋羅亨超乃爲一狂暴少年。匪所不爲。而武藝既精。智計尤富。故黑親

王極信託之也。今者吾儕必須謀定而後動。不然。事且無濟。

予聞言。不覺憂悶。形於顏色。薩曰。陛下悶矣。雖然。陛下於愛情之事。亦已深入佳境。否。

予怒曰。叱嗟。趣緘汝口。予言時。聲色俱厲。既而自知愁憤之餘。不免出言太過。乃又作他詞以自解曰。近者予出門一步。卽見有六七十人尾隨於後。如獵犬然。此何故耶。

薩神色和平如故。答曰。然。彼輩乃奉我所命也。

曰。曷故。

曰。無他。恐陛下或有疏虞耳。儻此一陛下而一落黑親王之手。則彼一陛下且永無生還之日。所事將愈不可爲。而黑親王之計逞矣。

予曰。予自信自衛一身。力尙有餘。無煩公等總總若是。

薩曰。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者。皆在思德。彼輩飲人之血。甘之如飴。陛下

正不可不防耳。雖然。此書中所言何事。請試讀之。
予乃啓書朗誦曰。

書奉盧國王御覽。設王而欲知其所渴欲知之一事者。則請從此書中所述而行。新蔭路之盡處。有一園地。園地之中。有一屋宇在焉。屋前立一石鑄之水仙像。其四周則繞以垣牆。牆之後闕有一小門。今夜十二句鐘時。王若一人由此門而入。既入。折而向右。步行約二十碼。則當見一亭。亭外有石級。級凡六。王若拾級而登。入此亭內。則當遇一人。其人能以王生命所關。王位所關之種種要事。披瀝以陳於王前。惟王來時。必須隻身而至。勿攜帶侍從。至繕此書者。實爲王忠義之良友。其勿致疑。倘王忽置此書。則必將投身於危難之中。而悔之無及。並請王慎毋以此書示他人。否則將斷送忠義於王之人之生命。蓋恐黑親王知之。必不肯見宥也。

予讀畢。殊弗明所由來。薩巴德曰。是直由彼黨口授。而命一女子照錄之耳。此等

計書。將以愚三尺童子。不可得也。

予意亦與大佐同。一笑置之。方欲棄書勿顧。瞥覩此書背面尙有字。乃急翻而讀之曰。

王若猶疑。可商諸薩大佐。

薩詫愕而呼曰。吁。彼豈以我之愚。爲更甚於汝耶。

予搖手止之。弗言仍續曰。

王試問大佐。彼亦知女子之中。有欲出死力以阻黑親王之娶其從妹者乎。旣欲阻黑親王之娶其從妹。則必先阻黑親王使不得爲盧國之王。舍此而外。寧有他計乎。王試叩薩大佐。彼亦知女子之名。有以婉字爲始者乎。

予投書躍立。大佐亦棄其煙管。錯愕不言。予呼曰。噫。是殆毛氏婦婉英者是也。薩曰。汝何以知之。

予乃舉前此與此婦相識之由。告之大佐。大佐聽畢。頷首而道曰。彼與黑親王誠

有轆轤。此事似非謬也。

予曰。脫彼果欲阻黑親王使不得盧國之王。則吾儕正可藉之爲助。此亦一不易得之機會也。

大佐曰。然則我終疑此書之來。乃出自黑親王之詐計。

予曰。予意亦然。然無論此書爲誠爲僞。予今夜決試一行。

薩曰。否。汝勿行。我當代汝一往。

予曰。汝卽往。亦必及於園門而止。

薩曰。我將直登彼六級之階。而入其亭。

予曰。予決不容汝往。言已起立。倚於爐架。復謂之曰。薩巴德。予今乃深信此婦人之言。故決計一往。

薩曰。我則生平從不信婦人言。故決計不容汝往。

予曰。予不往彼間。則卽遄返英國耳。况盧太子被拘一日。卽多一日之危險。予實

冒一日。卽多一日之患苦。吾儕旣已塗面登場。則目前自應急急開演。冀速完成此一劇耳。

薩嘆曰。然則聽汝爲之耳。

是夕。時鐘十一點有半。予與大佐皆上馬而行。達倫罕初未與知是事。故吾儕亦不明言所往。惟諄囑其如前略守而已。是夜星希月黑。薄雲在天。頗便於行事。予身並不攜佩劍。惟挾一短刃及一手槍。此外則一牛眼燈（俗名諸葛燈）而已。旣抵園門外。予卽下騎。薩巴德前握予手曰。吾請俟於此。設少時聞有槍聲者。予當！

予曰。汝宜謹守於外。此乃主上僅有之機會。汝慎毋以輕躁而致僨事。

薩曰。少年。汝言良然。祝汝佳運。

予進前試推園門。門應手而闢。前望一帶皆樹林。至爲叢雜。惟近門處爲一草徑。予循之而行。行少時。卽折而向右。一手攜燈。掩於袖底。又一手則執槍。步履甚謹。

園中寂寂。聞其無人。俄見前面有一黑物矗立。既近。則卽涼亭也。行抵石階。拾級而登。階盡。則見當前有一薄弱之板門。門有橫闕。內外皆可啓閉。試推之。則劃然而啓。既入。陡有一女子直撲至予前。且疾執予手。低語曰。趣掩此門。予從之。並舉牛眼燈以燭其面。則見其身衣夕服。妝飾殊極華麗。風度翩翩。依然如昨。至於亭內。則絕無陳設。惟有鐵製之小圓桌一。椅二。其形式與露天咖啡店。及烹茗供客之小園中所用者略同。

女謂予曰。毋多言。吾儕爲時至迫促。蘭生狄爾君聽之。吾固識汝。然吾之致汝書。乃奉思德公命。

予曰。予亦早料及之。

女曰。更閱二十分鐘者。卽有三人來此殺汝。

予曰。三人者誰。其爲六數中之三耶。

曰。然。汝必未及其來而先去。不然。汝決無幸。

予曰。是亦未可知。彼輩或轉死於予！

女曰。止。汝聽之。彼輩殺汝後。則立舁汝屍體至內城。置諸僻靜之區。以待外人之發見。發見後。密恰爾則又立拘捕汝友薩大佐及達倫罕二人。然後再率軍隊以圍全城。而一面傳諭至聖德命留守之三人。置盧王於死地。於是密恰爾非自立爲君。卽擁戴公主登極。然使彼臨時而威力足服衆者。則終以自立之分數爲多。綜言之。彼立意必娶公主。公主旣嫁之。則彼縱非名義上之君主。而實已隱操君主之權矣。吾言汝已領會否？

予曰。是真妙計。然夫人何以而肯！

女曰。我肯以是見告者。謂我爲仗義愛人之基督教徒可也。謂我爲妬嫉存心之女子亦可。噫。天乎。我寧肯目擊思德公之娶彼公主。而一不阻撓耶。今者吾言已盡。汝其行矣。惟謹記之。汝身無論爲晝爲夜。決無平安之時。汝每外出。常有三人追隨於後。以保衛汝身。而不知此三人之後。約相距二百碼以內。更有思德公所

派之三人亦追隨而弗去也。汝今行矣。雖然且住。此時園門必已有人監守。汝其輕步疾行。越過此亭。再前進一百碼。當見園牆間倚有一梯。登梯度垣。速出以逃。汝命。

予曰。然則夫人如何。

女曰。吾自能爲計。惟使此間一席話。而爲彼密恰爾所聞者。則我與汝無相見之日矣。否則尙！雖然。此不必言。汝其行矣。

予曰。夫人將以何辭覆彼密恰爾者。

女曰。吾但告以汝未來耳。毋多言。汝其速行。

予不覺捧其手而吮啜之。曰。夫人今夜有進於盧王者。至大。惟盧王至今尙陷於聖日寨。究竟被拘於何所。可尙平安。夫人能告我否。

女音吐忽沉。惴惴然語曰。此去渡聖日寨之懸橋爲一旣堅且厚之門。門以內卽！語至此。忽曰。噫。聽哉。是何聲耶。

時則亭外足音蹙然而起。夫人駭甚。面色殆如死灰。曰。若輩來矣。抑何其早耶。噫。嘻。天乎。其奈之何。

予曰。以予觀之。彼輩之來。爲時正恰好耳。

女曰。趣掩汝燈。門有微孔。試由孔外窺。能見之否。

予以目就孔。則見石階之末級。隱隱有黑影三。予卽以手按槍機。婉英疾執予手曰。汝槍一發。所斃者止其中之一耳。餘二人固無恙也。勿如且緩。

陡聞有聲發於戶外。固一純粹之英人語也。其語曰。蘭生狄爾君。汝來耶。予不答。

門外又曰。吾輩渴欲與君一談。談畢而後再請發槍。何如。

予曰。來者得勿爲達德嘉君歟。

門外曰。吾儕姓氏。君可毋庸深求。

予曰。然則予之姓氏。君等亦可毋庸深求。

曰。唯唯。敬惟命。吾今卽改稱君爲陛下可矣。

予是時仍目注於孔。見三人者。復升上二級。各執手槍。正注於門。

旣又聞門外曰。請君容我輩入室。我輩當以名譽爲質。決不遽與君開戰。

婉英低聲戒予曰。若輩所言。萬不可輕信。

予曰。君等儘可隔門而談。予聽之。固甚晰也。

達德嘉乃謂予曰。君若乘吾輩不備。突然啓戶開槍。則吾輩中必有死於汝手者。雖然。此不足稱爲丈夫。請與君約。待吾輩旣盡所言。而後再開槍相擊。君其能以名譽爲質乎。

婉英又低語予曰。毋信若輩之言。

予是時心中頓有所觸。旋生一計。默自斟酌者少時。乃答之曰。予必先待汝等之發槍。而後還擊。此予敢以名譽爲質者。惟汝等欲入此室。則予決不許。汝等可立於門外言之。

達德嘉曰。是亦不爲無理。

時三人已歷最後之石級。而齊立於亭門外。竊竊私語者久之。予以耳緊貼於門孔聽之。則彼輩之言。殊微細不可辨。惟見達德嘉之首。與一身材較修者。相湊甚近。此身材較修者。予料其必爲杜高德。因自忖曰。噫。彼輩竊竊作私語。殆必有詭計也。予乃大聲問之曰。請問君等究有何言見示者。

達德嘉曰。某等今者願遣一人。敬護送君至國門之外。復益以英金五萬鎊。藉爲君壽。

婉英急就予耳。聲細如蠅。言曰。否否。不可信。是好計也。

予仍就門孔。且窺且答曰。是誠厚貺哉。時則三人者相依甚近。且緊逼於涼亭之門。若輩之肺腑。予早已洞見之。初無待婉英之丁寧告戒。蓋若輩意欲乘予專心談話不及隄防之際。突然衝入以擊倒予耳。

予乃又謂之曰。請汝等稍待。容我思之。若輩聞言。似同聲一笑。

於是予顧謂婉英曰。汝其退立。以背緊貼於門側之牆。庶幾離亭門少遠。可出於槍彈線以外。

婉英驚問曰。汝欲何爲。

予曰。汝試靜以觀之。毋多問。

予乃手舉亭中之小鐵桌。此等鐵桌。在膂力如予者舉之。初不覺其重。於是以一手持鐵桌之足。桌面外向。予首予身。悉爲所障。不啻一堅巨之盾。更以一手繫牛眼燈於腰間。而插手槍於衣袋。正摒擋間。倏亭門似微動。惟不知爲若輩所推。抑或爲風所撼。

予乃倒退數武。距門少遠。復加一手。以雙手持鐵桌。以障於前。呼曰。諸君。予敬遵諸君所請。願如約。惟諸君亦須自顧其名譽。毋得相欺。諸君其試啓此門。達德嘉答曰。汝請自啓之。

予故意言曰。此門乃向外開。然則君等其稍退。毋爲門所撞。

予遂向前。以手弄門柄。少時。復以足趾行。潛步而退。言曰。此門柄殊不靈捷。予不能啓也。

達德嘉呼曰。然則我爲若啓之。妄哉波蘇尼。汝何爲尼。我汝詎以三人而懼彼一人耶。

予聞言微笑。俄而門向內直闢。予藉彼燈光。見三人齊立門外。相並甚緊。各持手槍。槍口正指向予。予狂吼一聲。自亭內直衝而出。三槍齊發。彈丸悉中於予盾。一轉瞬間。予已躍出亭外。三人者爲鐵桌所撞擊。且跌且詈。且互相掙扎。喧鬧成一團。於是三人在前。鐵桌繼之。予身又繼之。均自石階顛撲而下。直滾至地。毛氏婦大聲驚啼。而予則一躍而起。縱聲大笑。

杜高德與波蘇尼二人。突被鐵桌所衝擊。狀如昏暈。達德嘉則身壓於桌下。方予起立時。彼亦竭力推桌而起。擊槍復發。予亦急拔手槍。姑試一擊。達德嘉恨極。厲聲詛咒予。予復失聲大笑。舉步疾奔。迅於狡兔。越涼亭。沿園牆而行。聞後面足聲。

繼至。乃復發一槍。而追者果止。

既至後牆。予驚喜曰。謝上帝。梯果在是。彼女子洵不予欺也。否則殆矣。蓋園牆極高峻。而牆頭復滿插尖刺。不易越也。

俄頃。予已跳身牆外。飛步至繫馬處。則馬固無恙。方是時。陡又聞槍聲轟然。審之。則大佐所發也。蓋薩巴德聞園內槍聲。故奮擊園門。欲破之而入。顧是時園門已自內加扃。薩巴德乃向匙孔中發槍。冀轟毀之。予見而大笑。急拍其肩曰。老友。可以歸而休息矣。予今夕新得一故事。厥名曰茶桌戲。歸後。當與汝細談也。

薩驚跳曰。嘻。汝乃無恙耶。言時。揮去予手。旋又問曰。汝乃吃吃笑不止。果何爲者。予曰。今夜予在此園亭中。新發明一軍事界中之利器。其力足以使壯士四人。一時俱仆。予安能弗喜極而笑耶。行矣。予與薩大佐乃晏然跨馬而歸。

第十章

自予加冕以來。每日午後。警務大臣例必以京城地方事件。及百姓感情。一一入

告。此外則與吾儕有關係之人物。曾經予示意警務大臣。派遣警察偵伺其舉動者。亦於次日一并開單詳報。此項文牘。由薩大佐擇要宣讀。俾予聽之。當予與達德嘉等在園亭決戰之次日。予方與達倫罕作菓子戲。以爲消遣。而薩大佐又持報告而入。謂予曰。今日之報告。殊較平日爲新奇。且饒趣味。語畢。卽就坐。

予問曰。此報告中。亦曾述及茶桌戲否。

薩搖首微笑曰。此則殊未明言。其報告云。思德公忽於今晨率其家人數輩。離城而去。自旁觀度之。殆必往聖旦藩邸。惟此去乃乘馬道行。而不由火車。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則閱一小時後。亦相將而去。惟達德嘉之手臂。則以帛絡之。其所以受創之故。莫得而知。或者疑其曾經決鬪。而決鬪之原因。殆或與愛情有關係也。

予頷首曰。雖不中。不遠矣。

薩巴德又讀曰。毛氏婦婉英。現亦於中晝時。乘火車啓行。其所購車票。則係赴德

勒斯盾者。

予曰。是乃其故智耳。

薩仍讀曰。惟此乃其托辭。蓋既抵聖旦。彼卽下車矣。

讀至此。則又別易一事曰。思德人民。以王上對於公主。迄未嘗有求婚之舉動。頗多怏怏不滿意者。訪諸公主府中之侍從。知公主亦以王上顯然有恣置之心。深滋不悅。此間人民。竟有以公主之名與思德公之名。聯合而並稱者。以故思德公近時頗爲民望所歸。自警察部將王上今宵特開宴會。以延公主之消息傳播於外。百姓乃交口稱頌。頓形歡欣云。

予曰。宴會之事。予乃未知。

達倫罕笑曰。此宴會事。早經佈置齊全。而司其事者。卽我是也。

薩巴德驟發其尖銳剛決之音。吐顧予而言曰。今宵彼女子來赴宴會時。汝必須深表愛情而後可。

予曰。嘻。汝寧不知予所處地位之難耶。

達倫罕曰。據史夫人告我。謂曩時公主之於主上。愛情本平平。乃自加冕以後。而公主之愛情驟形發達。頗有依依難舍之意。不期主上反淡漠視之。故公主甚鬱鬱也。

予呻吟曰。噫。是則難矣。

薩曰。汝生平詎未嘗與小女子相晉接耶。女子之性情。祇須得一二甘言。便爾歡悅。彼公主之所期者。亦不過如是耳。汝今宵倘能直向之求婚。則尤善也。

予驚詫曰。噫。天乎。

薩曰。卽不求婚。亦必有相去不遠之舉動而後可。吾今當發一半官消息。令報章登載之。

予曰。是予所斷不爲也。予寧忍愚弄彼公主。至若是其甚耶。

薩巴德又發其銳厲之目光。逼注於予面。旣而曰。唯唯。吾儕亦未能迫汝太甚。然

汝終當有以慰彼女之心而解其渴。否則思德公之聲勢且寢盛矣。

是夕。盧王宮大開跳舞會。供張陳設。備極富麗。合城貴紳婦女。一時畢集。極裙屐風流之致。予與公主。首先登場跳舞。始之以四班之舞（跳舞名）繼之以仙仙之舞（亦跳舞名）。一時萬目睽睽。同深歡怵。舞罷。相將入席。散後。予與公主自廳事退入一小室。侍者進咖啡。男女各賓。飲畢退出。而予二人獨留處於室中。室有法蘭西式之窗。可通至窗外之花園。是夜天氣清涼。花香滿室。公主坐椅上。予則矗立其前。自覺中心轆轤。強自抑制。陡一回顧。見公主已情不自禁。向予一盼。此一盼也。似含有問訊之意者。旋即俛首下視。紅暈於頰。噫。予至此。予乃不復能自制矣。予至此。予乃忘聖且寡之真君主。並忘予身之爲贗冒之君主矣。於是儼然長跽於地。兩手緊握公主之纖腕。口不能道一辭。既而以斷續之音。自白求婚之意。予之聲。殆與園中風吹樹葉之聲。兩兩相和。自成和諧之樂。旋復以脣緊接公主之脣。數數不止。

公主微微推予以手而呼曰。信歟。抑以迫於勢而勉強爲之歟。予顛聲曰。信也。予之愛卿。尤甚於愛生命。愛真實。愛榮譽。

公主聞言。以爲此不過極表予之愛情。乃男女相悅者之常語耳。故坦然初不爲意。遂低語予曰。羅濤爾夫。我正深恨汝爲君主耳。設汝身而不爲君主者。則我得示汝以愛汝之真心。若何其深切。我又得示汝以邇日之愛汝。更若何其增長耳。予曰。邇日耶。

曰。然。邇日耳。我之愛汝。實始於邇日。至於前此。則初未嘗如是也。

予不禁戰然狂喜。蓋博得公主之愛情者。乃蘭生狄爾氏。而非盧國之君主也。予至此。不覺以兩臂緊抱其腰。而問曰。卿前此未嘗愛予耶。

公主目視予少時。旣而微笑曰。是殆汝王冕之力也。蓋我之愛汝。實始於汝加冕之日。

予以急切之聲情問曰。前此果未嘗相愛耶。

公主低笑曰。觀汝之意。若深望我以然字答汝者。

予曰。此然字真乎否耶。

公主曰。然。真也。旋又低語曰。羅濤爾夫。汝今後益當自慎。今夕之事。使夫已氏聞之。且狂易矣。

予曰。噫。謂密恰爾耶。吾恐密恰爾猶非其最難堪者。

公主曰。汝意云何。凡足以梗吾儕之事者。舍彼密恰爾外。更有其誰。

予是時似聞園中榆樹瑟瑟有聲。較前此之風聲爲厲。然初不爲意。因謂公主曰。設予而非爲君主。設予而僅爲一平常之紳士者！語未畢。公主遽伸手。俾予握之曰。汝勿言。即使汝而爲思德獄中之罪囚。然我則仍以汝爲我身之君主也。

予至此。中心跳盪。益益不復能自持。又顫聲問曰。設予而非爲君主！公主又截予辭曰。噫。羅濤爾夫。勿復言矣。我之愛情。豈視貴賤貧富而定者。

予不覺感極而號曰。馥蘭乎。予告汝。予非！公主方抑首舉目。待予之盡辭。而橐

橐之聲驟起於園中之石路。一瞬間。卽有一人當法蘭西式之窗而立。公主驚極欲啼。急躍起離予身畔。倒退數武。而予則半吐之詞。尙留於唇間而不能出。其人非他。蓋卽薩大佐也。薩鞠躬甚敬。而雙眉緊蹙。面色尤嚴厲。謂予曰。願陛下恕臣無狀。因大僧正欲面辭陛下。始行告歸。已恭俟至一刻餘鐘矣。

薩言時。目含怒意。若藉以警告予者。予始悟適所聞榆樹風聲。亦必大佐爲之。幸大佐此時適至。不然。予已將贗冒之計。洩之公主。則事將不可爲矣。予乃乘機答曰。大僧正欲行。予當卽出。未便令其久俟。

公主雖紅暈上頰。然其純潔高尚之愛情。初無所用其羞澀。故亦泰然伸手。以與大佐。大佐鞠躬俯吮。吮已。言曰。世無論安危。時無論憂樂。臣願上帝無刻弗呵護我主上之身。

大佐頌已。挺身而立。仍復其老軍人之恆態。曰。臣並願上帝無刻弗呵護我主上之身。

公主亦執予手而吮之。喃喃曰：大哉上帝，固所願也。

於是復入跳舞室。衆賓既散，公主亦興辭。方予送公主下雲石之階，而掖之登車時，驟聞宮門外人民歡呼之聲，如雷而起。予既入，猶覺此聲隱隱在耳。

夜半三句鐘，晨光已微透。予在更衣室中，隨侍者止大佐一人。達倫罕以日中疲勞已甚，遂先就寢。大佐手執煙管，呼吸不已。予傍桌而坐，昏昏如在夢境。桌上置玫瑰花一朵，乃公主臨別時親拔以贈予者。

大佐伸手欲取此花，予急阻之，並斥令弗近。謂曰：此乃予之物，既非汝所有，亦并非廬君王所得而有也。

大佐曰：昨宵之事，吾儕可稱爲廬君王獲一大勝仗矣。（指訂婚事）

予悍然曰：卽謂予身獲一大勝仗，亦何不可者？

大佐曰：唯雖然，少年乎，汝在義不當如是耳。

予中心輾轉，默自籌畫，又自強抑制者久之。乃正色曰：大佐，汝其聽之。予今日自

謂予力足以殺廬君王。足以殺密恰爾。並足以殺達倫罕及汝。

大佐曰然。

予又曰。予苟徇情欲而忘義理者。何事不可爲。

大佐曰然。

予曰。情欲猶火也。苟不早爲之所。則其燄寢熾。予身且不能自主。更何義理之足云。

大佐曰然。

予曰。爲今之計。捨立馳往聖日。寒懺除此黑魔。而扶彼太子以登王位外。寧有他策。

予言時。不勝其激切。心之所動。手亦應之。桌上所置之玫瑰花。已被予力搓而粉碎。

大佐目視予良久。既而低語予曰。昊天在上。汝身雖亦哀爾甫褒氏之遺。初不異。

於太子。然吾既食太子之祿。則惟有以一死報太子。寧顧其他。汝言良是。吾儕其立赴聖旦。塞可也。言已。與予握手。四目相視。淚各潄潄下矣。

完 全 華 商 股 份 出 版
商 務 印 書 館 之 奇 書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清宮二年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貽先同譯

此書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二年。極爲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

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爲英文。經貽先冷汰二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